

刊月文雜，文教

輯編琴紺



阿

刊本永新，由版電訊

藝文志第二期目次

羅曼羅蘭 (P. 蘇德)	金滿成 (一一)
普式庚散論 (戈果羅)	梁永泰 (廿二)
契珂夫論 (懷洛特金)	呂旭之 (一一)
契珂夫夫 (訪問記 (尼娜米利崔娜))	唐旭之 (一九)
馬達的故事	茅盾 (三四)
樂興馬	秦牧 (三二)
地中海的葬儀	尊本 (三八)
鮑底憂鬱	望諸 (四七)
對光明的擁抱力	畫室 (五七)
V. 雨果的人類愛	林恩 (六五)
私刑、入市、血的賞玩	恩 (七三)
諸夏有君	紺弩 (八二)
狗春秋	罕明 (八五)

稿約

一、凡篇幅不過於繁重之稿件，不分門類，不分性質（散文，雜文，報告，隨筆，速寫，通訊，遊記，日記，小說，劇本，詩，學術札記）一律歡迎。尤其歡迎新作者的。

二、惠稿請自留副本，以用否無須退回為原則，其必須退回者，請附寫明地址之信封并附郵票。退件時恕不附函。

三、惠稿字數，不

市容舉例	淵魚(八七)
英雄英雄	冷穆(九〇)
祖宗的遺毒	青木(九二)
豪豬的哲學	紫夫(九四)
不會被睡法淹死	藍蚬(九五)
掛身世家	覺夫(九九)
數奇	曾善(一〇〇)
恍然大悟	失明(一二)
人境	艾蕪(一〇三)
恭車記	周莊(一〇八)
鄉景小拾	
悼振黃	琴(一一三)
沈振黃(本刻)	梁景(一二四)
問龍隱	子(三七)
百年一首	子(三七)

是千字者，以千字給酬。不足千五百字者，以千五百字計，不足二千字者以二千字計。以下類推。惟學字以出，除特約連載者外，無論稿少以減字計。

四、凡在本刊發表之文字，不分等第，每千字一律致謝酬國幣三百五十元，標點，注釋，空格不除。每兩期增酬一次，增加額視物價及本刊收入情況為斷。

五、來稿寄重慶民權路新生市場文化供應社轉。

羅曼羅蘭

P. 蘇德作
金滿成譯

二

——為他的「讓，克里司多夫」最後一集（第十集）出版而作——

一切都有一個完結的時候，既然羅曼羅蘭的讓·克里司多夫（Jean Christophe）都完結了。我們差不多相信這巨著是永遠沒有個完的時候。認真說，這篇東西是可以寫得短一點的；但反之，也可以說這篇東西可以隨作者之任意而延長的。

實在這是一篇無甚結構的小說，是許多小故事連串，不過讓·克里司多夫是這些故事的親眼見證人。羅曼羅蘭氏只要替他的主人翁介紹一些新朋友，請他到異鄉去遊歷，或者叫他參與一些含說明性質的討論會，他就可以寫滿幾本書了。為甚麼讓·克里司多夫不可以到英國或者美國去遊學呢？為甚麼他不可以對代議制或東方問題展開他的意見呢？表面上羅曼羅蘭氏是敘述一個德國音樂家的生活，實際上他是在組織一種美事的，哲學的，政治的，社會的綜論。作品是繁瑣的，散亂的，稍稍不連貫。但好些部份是優良的。

這第十集也就是最後一集或者不見得有何改良。雖然他有着豐富的思想，有着工作的毅力，造成他以八年功夫（這作品的第一片發表於一九〇四年二月，最末一冊，即原稿十五冊，完成於一九一二年十月）來創出這樣的巨製，但羅氏似乎終於感到疲倦了，急急

於想完成這一段長途的旅行。他把讓、克里司多夫的學徒年代，替我們描寫得來如畫一般地細緻而生動，可是一到讓·克里司多夫的成人，他就突然轉變筆調，急於擺脫，有如一個人想擺脫一個變成不愉快了的伴侶一樣。他應該是犧牲了九集的篇幅來寫讓、克里司多夫的童年和青年時代；可是對於他的成年却只描寫一集就把他送葬了。這兩三百頁東西好像只是一種簡單的結局。自然，這計劃也是立得住腳的；只是作者不會給與人們所預期的結局。他還是用的他的一慣的作風，即是說，他無非簡單的在前面那些故事之後，加上三兩個新的故事而已，而且這些故事還是瘦弱的，無特殊綜合性的。

自從讓、克里司多夫同安娜、布羅的愛情破裂，自從這悲劇的事件強逼他離開巴黎以後，好些個年頭都過去了。他作甚麼呢？他活着，大部份在瑞士，他寫他的樂譜；他成了名了，但常常還是窮人。他在亞爾卑斯山的村鎮之中遇見了一位舊時的女朋友——克拉西，她是一位意大利女子，從前，當她還年輕的時候（「廣場集會」一章）祕密地愛着他，而他還不知道。現在她變成爲伯勒尼伯爵夫人了，一位匈牙利外交家的妻子，她高雅地保護着他。（「友情」的一章）這位克拉西，在這部小說中，直到此地，只佔了一些不重要的位置；似乎在這最後一章，她將是全部隊伍的先鋒。所以羅曼羅蘭氏把這一章題爲「新的天日」。可是她的故事的波折，都不見得比密娜，沙比倫，愛達，安多勒提，哥里倫，哥勒提，亞羅爾夫婦，傑克里倫，阿里魏野……來得更有趣味。這些故事，很如理想地

錯綜複雜，都是以轉變讓、克里司多夫的情感，而成爲全然的真正的美點。羅曼羅蘭氏是刻繪愛情的能手，或者說友情寫得還更好。大家大約記得讓、克里司多夫童年時和阿多的親暱，親愛的老雪蘭的溫和的影子；尤其是阿聖魏野，這啓發了羅曼羅蘭氏寫成了那麼多的篇頁，以至於可以和一波愛提之山一的篇頁相伯仲了。

可憐的克拉西比較起來，反顯得有些黯淡無光。她是一位良好的女子，可是天生稍稍有些脆弱，而且對許多事情都無區別。她同讓、克里司多夫見面是有着大大的快樂，但帶着兩個孩子守寡的她，要求的却只是安息。她同絕緣與此一戀愛着她的音樂家；她再也不能愛了，她對他所供獻的只是一種溫情的誠摯，是一種快樂散開的泉源。克里司多夫是戀戀不捨的，但也不是瘋狂的熱情。這種平靜而無幻夢的情感，對他們彼此都感到舒適，自然也並非完全沒有生動的地方。最生動的地方是，失掉一個孩子以後的克拉西，「失去的孩子」其實是一個怪物，她自己也死了，讓、克里司多夫非常苦悶。他寫了一個「抒情曲」來安慰他自己。

自從守寡時起，克拉西是住在羅馬，當然啦讓、克里司多夫是被引到那裏了。他發現了羅馬！看啦，這就是值得寫一本書，至少整整的好幾章的材料！我們希望寫一章像哥德的一「意大利之行」一樣的東西，可是羅氏却只寫了一些愉快的，匆促的然而廣泛的場面。似乎羅馬的鄉村沒有萊茵河的兩岸那麼受寵；他在讀幾章書中，得力於對詩人瓦涅的回憶

，和一些羅曼諦克的詩句，寫萊茵兩岸是那樣地充滿了詩意。他站在美學的觀點上告訴我們拉丁之光照明了讓、克里司多夫的藝術。但他却不會再三強調。我們很感謝他能夠愛已經不入時了的拉發爾和梯西楊，我們稍稍詫異他以「太強烈」一形容詞來形容他。對於這些偉大的畫，這一形容詞似乎用得不很精確。而雖然波爾傑士的別墅中有着「神聖之愛與世俗之愛」，羅馬到底不是富於梯西楊的畫的城市。所以，羅曼羅蘭氏以為讓、克里司多夫久居羅馬是「危險」了，因為他的個性表面上是那麽脆弱的，可能一下就變了質，他迅速地打發他回到了巴黎。

一別二十年，自然，這位音樂家已不認識他。那以劇中發生糾紛以後，由德國來此流落過的巴黎了。過去，他曾在那種粗野地，有時甚至那麼不公正地批評過的美學家和知識階級，新的一代是不像他們了。這些青年們要求的是行動多過於了解，他們與生活上彷彿，這態度是比較能博得羅曼羅蘭氏的同情，因為他們整個地違背了他的指導了。但這些行動家是民族主義者，是正統派份子；所以，羅氏還不大滿足。他同意於褒揚羅蘭氏精神覺醒，但他也惋惜昔日的理想主義。他把一些愚蠢的罪名加於他的敵對，而其實他們從來並不如此。他說：「有好些開玩笑的人，以為回到拉丁就是拯救一切災禍的藥方。」他在甚麼地方看見這一點呢？其實，反之一到有一些很有理性的人以為回到拉丁很顯然是降低法國的文化，他們沒有把這當作過一種臨時的止痛劑。而羅曼羅蘭氏又說：「另外一部

份人似乎在對愚人說教，大肆宣傳地中海精神的權威。我想，在另一時間，他們說不定會宣傳大西洋精神呢！』大西洋精神根本就不存在，誰還說呢？但地中海精神是存在的，而且他被兩個羅氏最愛戴的德國人誇講着；而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哥德與尼彩。

讓·克里司多夫重新找着阿里魏野的兒子青年喬治讓兩，他是很高興的；不過這是個浮薄多嘴又反動又好遊戲的。讓·克里司多夫盡力督導他。使他同克拉西的女兒阿羅拉結婚。在這事件以後不久，讓·克里司多夫就死了，死時也唱了一下聖歌，也呼號了一下上帝。（對於上帝，在前幾集裏，他是不信的。）讓·克里司多夫之死很美。不過，雖然有着這生命的聖歌，雖然有着這呼號上帝，這一節只給與人一種愁慘的印象，不及前些部份的那麼輕鬆愉快了。而且，羅曼羅蘭比的人生觀點，在這裏有一種嚴重的暴露了。

這觀點，我們可以這樣解釋，既然作者自己也把他放在本書最後結論：那就是信仰生命，尊敬生命，崇拜生命。生！生之歡喜！生之熱狂！這就是這十冊大書的原動力，我們甚至於可以說這就是這書的「奶油蛋糕」。向着寬大而強有力的生命突進，即使有着失望與不幸，仍然向着它，這就是讓·克里司多夫的性情。他忍受一切，只要他活着。受苦，到底還是在活着。生命之泉是不竭的。他把這種觀點丟用在一一切判斷上。他真備日耳曼的腓列普人的地方，是他們沒有活着；他真備法國頹廢派的地方，是他們感到死。照他的意見，法國的藝術，尤其是法國的音樂，很有幾種優點：天真，富於思想，細緻，技巧，

典雅；可是欠缺一椿；那就是生命。他對於專心致意於形式上成功的藝術家，專心顧慮到均衡與結構的音樂家，只求文體優美與考究的作者，給與嚴厲的罪名。（羅氏自己的確不是這一類的人，尤其是在這最後一集書中，他以一種漫不經心的態度，充滿了疏忽，錯誤，重複，）文體，秩序，形式，一切不值得計較，生命是最關緊要，有了它就夠了。他把它比作偉大的太陽，有時又比作無窮的海洋。他神化它，誇張它，有如至尊皇帝。但從這些觀點上，我們覺得他並不會達到他預期的目的：指示我們生命是可愛的，值得追求的；反之，他叫我嘗到一種死灰虛無的氣味。即使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所表現的也不過如此。

我們可以毫不遲疑的相信，連他自己也向那錯誤的真理的邏輯讓步了的；並且我們相信這不是它的結論沒有，而是他的大前提有了錯誤。無論從任何觀點說來，生命不是宇宙的第一原因，也不是它的最後結果；生命的本身意義是不夠的。拿人類來說，純粹的生命只是野性，或者說原始的獸性。所以值得注意和寶貴的東西到不是生命而是思想。生命只是為了創造思想的一種條件，一種方法，一種元素；而思想呢，首先可以叫生命不難堪，其次美化它，更其次叫它值得人愛，最後以一種宗教的或者哲學的觀點，溫柔化那喪失生命時的痛苦。單純的直覺和生的慾望，——既然人不像其他動物那樣無意識，——並不能阻擋我們之中的優秀份子把生命看作一種痛苦的負擔，或者反面來說，以一種恐怖的態度去接受生命的死亡。總之，不管羅氏如何盡力地描寫對生命的熱情，它却不能叫我們相信

，以十本大書宣講了讓·克里司多夫對生命觀點的這一人之死，對我們還特別感到悲慘，有奇備直像一種不幸的諷刺。

羅曼羅蘭氏從他自己的定見出發，對於知識的元素加以一種絕對的輕視。他教人行動，為行動而行動，不必注意它是否合於知識的法則；他想在藝術之中除却保證生命價值的東西，無疑地，藝術應當是活生生的；但生命在藝術中如何表現呢？以形式，以文體。一切有力的感動，倘若不是知識，設法尋求協調，純粹，含了表現性的語言，那麼，這些感動不過是一些畸形的，混亂的東西罷了。直覺藝術是一種夢幻，是一種無意識。羅曼羅蘭氏最熱狂於自我教育；可是這一點沒有成功，一個愚人的自修，終歸勉強而徒然，只有文化水準較高的藝術家才能真正成功的。

在注定羅曼羅蘭的思想系統那一類的「神祕主義說來，我們可以想像他容許批評佔一些地位。活該例，專心致力於批評的人，是較他陸陸續續地比作女孩子。但並不很可愛的；一種；「世作士耳其人，所過之地，廬舍為墟，比作僕婢，但不作好事的一種。這一點，羅氏似乎太嚴厲了一點；其實這職業，他自己還盡忠服務過，拿讓·克里司多夫來說，差不多有一半是屬於批評；有時雖然很弱，有時却也惡毒；就是在他其他書局他所出版的作品，也不少關於批評的東西。他對批評的厭恨，有時甚至對勒蘭，對法郎士，也在所不顧，他甚至以一種粗野的詞句來謾罵。他也覺得「山音」與「山中夏日」的作曲者的音樂，有

一種腐敗的氣味。又比如，安地命命他的學生研究古文學家，而羅氏則對過去的作者有一種生性的仇恨——一定的，過去既然是「死亡」，而他是生命的教主，所以他要反對了。

反之，他熱中於「將來」。他研究它，翻化它，樂意地預言他；他的預言有時偽裝得很巧妙，美化了過時之寶。——在一個這麼樣的城中，我們聽着人家讚嘆這新的一代的女性；她們，不顧一切困難，以一種熱忱去獲得學問外交的知識……（我們等着告訴我們這女子宿舍的住址）這種女性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誰知道？）自然，目前奮鬥的女性，許多會死了，許多方法錯亂了。（我們可以說她們也許全都死了）這是一篇恐慌的時代。力量是太脆弱，使用得太過火。一種欠缺水份太久的植物，第一次的雨點，也許會叫他燃燒的。但有甚麼要緊呢？這是進步中的一種代價……等等。

此外，羅曼羅蘭氏又說：「歐洲思想的進化，是在大踏步地向前；它配合着新的摩托與機械的發明而匆迫地前進着。昔日可以維持人類至廿年之久的觀念與希望，現在只不過維持五年了……」或者他這樣預言說：

「現在，每一民族都覺得有一種迫切的需要，聯合他們的力量來作一次總清算。所以，自從一世紀以來，各民族因為互利的往來，和世界知識的廣泛報導，我們進化了許多，他們建立起「新的」信仰，科學和道德。在轉着其他的民族，共同走入「新的」世紀以前，每一民族應當作一種良心的試驗，認清他們自己的福利。——新的」年代到了，人類應當

和生活簽訂一種「新的」契約。在「新的」法律之下，社會是復生了。明天就是星期日了。每個人都清算一下這一個星期，打掃他們的房子，願他們的住處清潔，在未同別人聯合一致的時候，在共同上帝之前，完成這「新的」盟約」。

何等多的新的計劃呀，羅曼蘭氏催促我們想到我們的靈魂。他誇張我們說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最美麗的世紀，在一種最超越的時代，與希臘、羅馬，路易十四比，那些都暗淡無光，那些陳舊的時代，此時一想都覺得可笑。

總之，不管人家的一切批評如何，讓、克里司多夫斷不失為一部名著甚至於傑作。羅曼蘭氏雖然意識薄弱而晦暗；但他實長於描寫感情，是一個刻繪心理的真正詩人。可是他為甚麼不單限描寫一些美的動人的故事呢？為甚麼他用了全力去建立一個思想系統呢？

此篇為法國頗有權威的批評家保羅·蘇德 (Paul Sourdis) 所作。

對羅氏作品所持態度，似過於嚴格。但我們也可從這里看出讓·克里司多夫最後一集出版時法國批評界意見的一斑，不用說，用來作為哀悼這位巨星的殞落，也許有些不合適，而終於譯出者，以恰逢手頭無其他材料也。至讓·克里司多夫一書，現已有人翻譯，惟有根據他種語言之發音，譯作約翰·克里斯朵夫，亦有譯作「若望·克里斯多夫」者。前者為海雷譯，商務出版，譯筆較佳。——譯者

恍然大悟

吳明

「曾文正公」聽見說他的介弟克復了集縣等處時，曾高興的做起詩來，其中有句：「一騎揮飛新捷報，漢家收復舊山河！」原來集縣等處是「漢家」的「舊山河」，曾文正公「昆仲所效忠的是「漢家」。他們所效忠的既是「漢家」，他們所剿滅的洪秀全李秀成等，當然是滿人或者匈奴之類了，難怪崇拜「曾文正公」的人多。

大公報某日社論說：汪精衛玩弄日本人，這話也開茅塞不少，我從前總以為人玩猴把戲，人要傀儡戲；原來倒是猴玩人把戲，傀儡要入戲。

那社論又引故總編輯張季鸞先生名言：「汪精衛亂中國不足，亡日本有餘，」原來汪精衛之去當傀儡，是特意去「亡日本」的，正像西施之離開范蠡的懷抱跑到吳國去一樣。袁枚詠西施：「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微覺不分明。」袁枚他不知道西施的國際任務。

普式庚散論

N·果戈里著
呂 熒 譯

一看到普式庚的名字，立刻想到的就是一位俄國民族詩人。事實上，我們的詩人中，沒有人比他更高，比他更能稱為民族的了；這個權利是決定地屬於他的。在他裏面，彷彿是在辭典裏面，含有俄國語言所有的財富，力量，圓熟。他比所有的人做得都多，他更大地展開它的境界，更廣地顯示它的全部的廣袤。這個俄國人，在辭典語言的最終發展裏，他在這中間，或許，經過了三百年方才出現的。在他裏面，俄國的自然，俄國的靈魂，俄國的語言，俄國的性格反映在如此的純真裏，在如此洗鍊的美裏，在這裏面反映着光學透鏡的凸平面上的風景。

在俄國沒有一個詩人有這樣可羨慕的運命，像普式庚這樣；沒有一個人的光榮傳播得如此之快。無論適合或不適合，所有的人都認為講到他的詩是份內的事，而有時這樣那樣的曲解了他的明亮燦爛的詩章。

他在根本上就是民族的，因為，真正的民族性並不在沙拉方（註一）的描寫，而是在民族的精神裏面。詩人甚至於，或許，在那樣的時候，在他描寫完全是外國的世界的時候

，也是民族的，他用全民族的眼睛注視它。那時他的感觸和說話，就似乎是它的本國人，彷彿是他們自己一樣的感觸着。說着話。如果應當說到那些使他和其他的詩人不同，構成普式庚詩的特質的成就，那就含有特別輕快的描寫，以及用不多的特點表現整個事物的非常藝術裏面。他的性格形容詞是這樣的明確和大胆，有時一個字代替得整個的描寫；他的畫筆翻飛着。他的不長的劇總覺得整部的詩。詩人們中間無論誰都不能夠說，他在極短的戲劇裏含有如此的偉大，單純，力量，像普式庚一樣。

在他的短小的作品裏，美妙的安多羅集（註二）裏普式庚是非常之多方面的。他的短詩的葉子——是一列最燦爛奪目的圖畫。這是一幅明亮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自然如此活潑地表現着，好像在一條什麼樣的銀色的河流水流裏；在這裏——單純，一切充滿內在的，而並非忽然出現的光輝。字不多，但是它們是如此的恰切，顯示出了一切。每一個字都是無窮的，如一個真正的詩人。

（註一）沙拉方（Sargha），俄國農婦的一種衣裳。

（註二）安多羅集（Andrology），希臘文，亦稱情詩集。

契珂夫論

樸洛特金作
唐旭之譯

一四

安敦·契珂夫（一八六〇—一九〇四）是一個多產而且多方面的作家。一個多種的幽默小品，短篇小說，輕快的隨筆，抒情喜劇，敘事文，評論，心理劇——卓越的大師。契珂夫反映了二十世紀開頭的俄國生活，表現了他那時代的進步思想和哲學趨勢。

他的興趣的範圍實在是寬。沒有那一個社會層，沒有那一種職業，不會以某種程度顯現在契珂夫的作品中。農民和地主，醫生和演員，律師和商人，教師和小學校長——他的畫像展覽室包括了這一切人。不過，正如一切偉大作家的情形一樣，這複雜多端之中貫串有一個固定的主導的線索。

契珂夫的宗旨是要喚醒人民的社會力量，激起一種對人生的積極態度，一種根據諧和的路線重建人生的慾望和決心。八十年代俄國社會的一部分所擺脫不了的厭世主義和憂鬱，在契氏作品中是一個死敵。他諷刺庸俗，偽善，虛詐和奴顏婢膝。

契珂夫譴責這一類的人：他們一虛弱地懶洋洋地提出抗議，他們敏於放低自己的聲音，敏於馴服，一般地說是表現出他們對於鬥爭根本不感興趣，換句話說，他們是參加着一

場鬥雞像一個本人並沒有一隻雞的旁觀者一樣。而一個人是必須自己有一頭雞的啊！否則人生就沒有意味了。」

「我瞧不起懶惰」，他宣告道，「我也同樣瞧不起軟弱和情緒的冷淡。」

契訶夫在短篇小說和劇本裏面表示，軟弱無力的對人生的消極態度，對人生的否定方面的承受，必然會陷入庸俗的停滯狀態，而這，他認為是亟須診治的一種病症。在「一個沈悶的故事」裏，尼可來·史特拔諾維契對喀提亞說道：「從你的腔調和態度看起來，人家會認為你是一個犧牲者。我不喜歡那個，我的朋友。你只能怪你自己。記着，你開始是不滿意人們，不滿意事情的體系，但是你並沒有做一點兒事情使這兩方面改革起來。你並沒有向罪惡作戰，你放棄了鬥爭。所以你並不是一個戰鬥的犧牲者，而只是你本身無辦法的犧牲者罷了。」

契訶夫曾努力啓示人生的醜惡的否定方面，激起那種改變它們的意志和願望。「你說我的劇本使觀衆落淚，」他曾寫信給一個名叫維·梯霍洛夫的人，「是的，別人也曾這樣告訴我。但是當我寫作它們時那並不是我的本意，使他們落淚的是亞歷克賽也夫（演出者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樸洛特金註）啊。」

「我本希望能獲得別樣的東西。我只想老實明白地告訴人民：看看你們自己，看你們的生活是何等悲慘可憐。重要的事情是人民得認明這一點。而當他們明白之後他們一定會

幹些事情使人生變化一番，改良一番。我將見不到這樣的一種人生，但是我知道那一定會十分不同，與現今這樣的人生生活一點也不相似。現今還不在這兒，所以要繼續告訴人民：難道你們不能看出你們所過的是何等悲慘可憐的生活嗎？有什麼可號哭的呢？」

在契氏的作品裏，我們得到一種對俄國民主思想的極鮮明的表現；他是一個政治解放與民族進步的熱心的提倡者。因為是一個堅定的人文主義者，所以他是專制與壓迫的死敵。

在這方面有意味的是他的小說「決鬥」——帶便說一下，這也是他的傑作之一——在那小說裏他對主角之一，動物學家馮、科倫的極端現出病態的見解作了一個詳盡的解剖。

「……他會出外遠遊，把頸項拆斷，並不是爲了對於同胞們的愛，而是爲了一個理想人種這類抽象觀念的名義。……就這一點說，我們在他眼中不過是些奴才，負重的畜牲，他的砲彈的犧牲品；我們的一部分會被他毀滅或判作工，其餘的他會用紀律的石磨來碾磨，強迫他們……按照鼓聲而作息……」

拉也夫斯基（故事中的另一人物）對於馮、科倫這一估計是由這位動物學家的行爲和見解所證實了的。

馮、科倫把庸俗化了的達爾文主義作爲他那恨世哲學的支柱。依他看來，就連最凶殘

，『最下賤而險惡的』食肉獸也是必要的，而且起着實現『完善境地』的高尚作用，因為它們毀滅了弱者和無能者。

當說到人類社會的時候，馮·科倫認為人類如未忘掉了動物界的簡單殘酷的法則那就是自取滅亡。

這樣，在前世紀的九十年代那麼早的期間，偉大的俄羅斯幽默作家契訶夫，便已經揭穿了斥責了這種獸性的意識形態，它在過去已種根於反動的日耳曼思想之中而後來使培養出了法西斯野蠻主義所奉為聖經的一種哲學。

俄羅斯人民尊崇契訶夫，爲了他的淵深的人性，他的志在實現一個諧和幸福而自由的人面作的鬥爭，以及他的爲反對一切摧殘人類尊嚴的方式而作的努力。

對於世界的強健積極的態度，對於自由幸福的生活的理想，對於庸俗和奴順的斥責，對於暴虐，不平和高壓的仇恨——這些都是俄羅斯進步人民的特性，而都會由契訶夫的作品表現了出來。恰夫他的作品的事實就在這兒。

契訶夫有親見這已經解放了人民創造力的強大泉源的時代。但是他的作品浸透了一種對這時代的熱烈迫切的嚮往，一種對這必將到臨的確信。『啊，但願那光明的新生命趕快到來，那時人就可以確切自信地面向將來，自知是對的，所以幸福而且自由！』我們在契訶夫小說『新嫁娘』中讀到這樣的句子：『不論遲早這時代總會到來的。』

奧列法西爾斯維特曾努力引導契訶夫以支持他們對俄羅斯民族性的荒謬無稽的誣蔑。他們曾企圖證明契訶夫表現了俄國人是孱弱無能，沒有辦法，冷淡無情，缺乏積極創造的能力。俄羅斯人民給予德國侵略者們的痛楚證明了：看輕對手是何等樣的一種錯誤。納粹黨徒企圖證明俄羅斯人民無能，正和他們曲解契訶夫作品一樣地愚蠢可笑。

契訶夫對於他的環境的批評態度，是發源於他的堅決信心——相信俄羅斯定能建立一個諸和的社會，定能創造一個光明的新生命。

高爾基說過，只要一想起了契訶夫，「就能使你的生命恢復美好的興味而充滿了意義」。

（譯自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Moscow News,）

契訶夫夫人訪問記

尼娜·米利崔娜作
唐旭之譯

俄爾嘉·克利普爾——契訶華 (Olga Knipper Chekhova)，蘇聯的人民藝術家，俄羅斯著名作家的夫人，接見我在她莫斯科住宅的一間房中。這是一間很可愛的房子，裝飾着一些精美的古器，繡得很漂亮的帷幔和桌布，以及豐盛的花卉。壁上掛着幾幅美麗的俄國風景畫。

這位風姿和人品都很出眾的女主人熱誠地接待我。我們談了一陣，談到她丈夫的作品。談到美國和英國的流行，談到不斷出版着的他的作品的英文譯本，又談到普里斯黎 (Priscilla) 和「普氏在這電報中說到契訶夫對於英國戲劇的影響」。

「是的，我知道契訶夫在國外是十分受讚美的。」她說。她那鑲嵌在銀髮下面的美麗而富於表情的面孔露出了愉快的神氣；她記起了二十年前「莫斯科藝術劇院」訪問美國時，紐約「麥拿德爾菲亞」特洛依·克里夫倫諸城市的人民對「櫻桃園」和「三姊妹」的熱烈歡迎。克利普爾——契訶華當時是這劇院演出契訶夫劇本的主角。

「有一件事是我永遠忘記不了的，」她繼續着說。「我們的列車停在一個小站上。那是夏天，很熱，而且灰塵很重，我走到月台上去透一透氣。忽然我看見一個女人向我奔跑過來。她面紅氣喘，她走到我身邊，握住我的手，她的面上是一團的喜悅。」

「她告訴我她是契訶夫的一個熱心的讀者，當她聽得我們的一隊人要經過那個車站的時候，她就開了她的福特汽車，不知從多遠的地方趕了來，爲的是和我們握手！」

回憶的關門給衝開了。一件又一件事連續着想了起來。這位女演員利用她的敘事天才，娓娓動聽地敘述漢蒙先生 (Mr. Hammond) 邀請「藝術劇院」演員們在他家中作客的精形，他的家是在大西洋岸，離波士頓不遠。「年輕的漢蒙先生，我相信是他。打字機製造家，你知道的，」這女演員說，同時她的細長的手指彈動起來，似乎面前擺着一具打字機。

「我還記得那精美的橡木樓梯，用碧玉和縞瑪瑙作的酒盃，華麗的傢具。何等的財富呀！餐後我們的主人領我到他的書室的一角。他指着一些精裝的契訶夫的作品與陀司朵以夫斯基的作品。」這兒是我心愛的東西，」他說。發現一個美國商人竟然愛好我們的俄羅斯文學到這樣一種程度，這對於我是一個啓示。」

「契訶夫對於俄羅斯，她的人民，她的景物，有着無盡的愛，」她又接下去說。「他對於人生的每一面都有一種深切的興趣。他訂閱全國各地的報紙，閱讀一切新出版的書籍

。當然，他的閱讀並不是他關於他的國家與人民的知識的唯一來源。他愛聽，愛觀察各種各樣的人，從「藝術劇院」邊廂的演員們以至普通的農民們，他的病人和朋友們。」

契訶夫本來是學醫的，所以他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去診治梅里訶伏（Melikhovo）四周的農民；梅里訶伏是他在莫斯科附近的小小的田莊的名字。他免費治療他的病人們，並且施送藥品。雖然他這夠不上稱為富裕，他卻捐款建設鄉村醫院和學校，並且幫助設計。當混亂流行的期間，他已雖然不健康，卻設立了一些醫藥所，親自出診。

「他所心愛的消遣方式，」契訶夫夫人說，「就是釣魚。他最快樂的時候就是當他坐在池邊或河畔的時候，讓釣絲在水中擺動着，聽着樹林中的細聲和流水的潺湲。最單純的北俄景物比南方所有一切繁茂的草木更能引起他的歡喜。」

契訶夫在晚年因為肺結核的緣故不得不居住在克里米亞。但是當他四周都是雅爾塔的美景時他就懷念起莫斯科郊外來了。「要是此刻我能跑過一片草原那是多麼好啊！」他從他的雅爾塔小舍道：「寫信給我，那個小舍窗是一個玫瑰和松栢的園子，遠處是黑海的美景。他愛園藝，他在他的南方花園裏種了他心愛的北方樟樹，藉此他解他對於故鄉景物的思念。」

據這位作家的夫人說，他對於俄羅斯人民的光明幸福的前途有不可動搖的信心。他在最後一月是在遠離本鄉的地方度過的，在那一月中，他老是想到俄羅斯，想到俄羅斯國

士得到了自由的未來時候。

夫人又說到她丈夫的強烈的幽默感，以及隨時隨地創造滑稽故事和有趣場面的嗜好。我還記得他和他的一卷小說送給我的那個時候，他並沒有依照傳統的習俗伴送一束鮮花，卻送了一鉢從梅里訶伏來的好乳油。我就回贈了一張相片，上面照着我自己在用一隻大匙吃那乳油。

「明天就是他第四十個忌辰了。」停了一下之後，我的伴侶輕輕地說。「甚至在他一生的最後一天，他的幽默也沒有離開他。雖然他自覺死期已近，他仍說笑話使我開心。那天晚上我錯過了吃飯的時間我們是在旅館裏，而我沒有聽得開飯的鐘聲。安敦當場使造作了一個有趣的故事，說是在某一個遊客常到該旅館的廚子突然跑走了，然後他寫這一打給旅客們聽，聽了個肚子的驚人結果。」

我本可以無限制地繼續聽她的故事，可是我記起了我的女主人第二天要在一個盛大的聖誕會上演說，無疑地她是要預備一下的。

不過，我在書信以前還設法提出了兩個問題：她是否準備為她的丈夫寫一部傳記？她個人為那快到的演劇季節有何計劃？

她對我第一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我能盤天地談論契訶夫，但是我覺得要寫他得有點兒文才才行。我恐怕並沒有那兒文才。個個人在資備我沒有寫下我的回憶哩。」

記起「這女演員給契訶夫的那些信（有一部份已經發表），不免認為她在這方面是謙遜得
太過分點。

至於她個人的計劃，她說道：「對於「藝術劇院」將要演出的王爾德的「一個理想的
丈夫」，我準備參加，而且很感興奮。我想我當然還要繼續在「櫻桃園」中擔任我所心
愛的角色——拉涅夫斯卡，並且會參加根據陀司朵以夫斯基小說編成的劇本「叔叔的
夢」。

「可是我首先得有一個長期的休假。一等那些紀念日過去之後，我就要到克里米亞去
看我最好的朋友，契訶夫的妹妹瑪麗。」

（譯自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Moscow News」）

雪峯著·（什文集）

鄉風和市風

定價一三〇元 作家書屋出版

馬達的故事

茅盾

二四

一、馬達的「屋子」

東山教員住宅區有牠的特殊的情調。

這是一到了這「住宅區」的人們立刻會感到的，然而，非得參觀過各位教員的各個性的「住宅」以後，說不出牠的特殊在那裏；而且，非得住上這麼半天，最好是候到他們工作完畢，都下來休息了，一堆一堆坐着站着談天說地，而他們的年青太太們也都帶着兒女們出來散步，這高閣上的住宅區前那一片廣場上交響着滔滔雄辯，圓朗的歌聲，以及女性的和嬰兒的咿咿呀呀學語的柔和細碎的語聲的時候，所謂特殊情調的感覺也必能完整。

而在此這中時，馬達的巨人型的身材，他那方臉，濃眉，闊嘴，他那又開了兩腿，石像似的站着的姿勢，他那老是愛用輕動着眉毛來代替替笑的表情，而最後，斜插在嘴角的他那枝碩大無比煙斗，便是整個特殊中尤其突出的典型。

不曾聽說馬達有愛人，也沒有誰發見過馬達在找愛人；他是「東山教員」集團內少數光棍中開最爲典型的光棍。他的「住宅」就說明了他這一典型，他的「住宅」代表了他的個性。沒有參觀過馬達的「住宅」，就不會對於「東山教員住宅區」的各個「住宅」的個性了解得十分完整。

門前兩旁，留下的黃土層被他削成方方正整下坡上銳的台階形，給你撲面就來一股堅實朴實的氣氛。當斜陽的餘輝從對面山頂淡淡地抹在這邊山岡的時候，我們的馬達如果高高地坐在這台階的最上一層，誰要說這不是達·文西的雕像，那他便是沒眼睛。白木的門框，白木的門，上半截的方格眼蒙着白紗。門楣上刻着兩個字：馬達。陽文，塗黑，雄渾而嚴肅，猶似他人。

但是門以內的調劑可不是這樣單純了。土質的斗型的工作的桌子，莊重而凝定，然而桌面的二十五度傾斜，又多添了流動的氣韻。後半室高高起二尺許的土台，床在中心，四面離空，幾塊玲瓏多孔的巨石作了床架，床下地面繁星一般鋪了些小小的石卵。其中有些是會閃閃耀着金屬的光輝。一抹薄被，一張猩紅的氈子，都疊成方塊，斜放在床角。這一切，給你的感覺是凝定之中有流動，端莊之中有嫵媚，突兀之中却有平易。特別還有海洋的氣氛，你覺得他那床彷彿是個島，又彷彿是粗闊的波濤上的一葉扁舟。然而這還沒有說盡了馬達這「屋子」的個性。爲防洞場，室內支有木架，這還是粗線條

的玩意，可是不知他從那里去弄來了一枝野藤，（也許不是藤，總之是這一類的東西），沿着木架，盤繞在床頭頂，小小的尖圓的綠葉，纏絡似的，錯落倒垂。近根處の木柱上，一把小小的銅劍斜刺入木半寸，好像這是從那里飛來的，鏗然斜砍在柱上以後，就不會拔去。

朝外的土壁上，標本似的釘着一枝連葉帶穗的茁壯的小米。斗型的工作台上擺着各種的木刻刀，排隊一般，似乎在告訴你：牠們是隨時準備出動的。兩邊土壁上參差地有些小洞，這是壁櫥。一隻小巧的鏡掛在左近。一句話，所有的小物件都佔有了恰當的位置，整個兒構成了柔媚幽細的調子。

巨人型的馬達，就住了這麼一個「屋子」。一切都是他親手布置，一切都染有他的個性。他在這里工作，闊嘴角斜叨着他那碩大無比的烟斗。他沉默，然而這像是沉默的海似的沉默。他不大笑，軒動着他的濃重的眉毛就是他代替了笑的。

馬達的大煙斗和小提琴

認識馬達的人，先認識他的大煙斗。

馬達的大煙斗，是他親手製造的。

「這有幾斤重罷？」人們開玩笑對他說。

於是馬達的濃眉毛軒動了，他那嚴肅的方臉上掠過了天真的波動似的笑影。他鄭重地從嘴角上取下他的煙斗，放在眼前看了一眼，似乎在對煙斗說：「嚇！你這傢伙！」

他可以讓人家欣賞他的煙斗。像父母將懷抱中的愛子遞給人家抱一抱似的，他將他的煙斗交在人家手裏。

那一斗是什麼硬木的老根做的，渾圓的一段，直徑足有一寸五分。差不多跟鼓一樣的硬木枝，（但自然比真正的鼓槌一些），便作成了一桿，插在那渾圓的一段內。

欣賞者擎起這傢伙，作着誠的姿勢，讚歎道：「呵，這簡直是個木郎頭（槌子）呢！」他仰臉看着馬達，想笑問一句道，「是不是你覺得非這麼大這麼重，就嫌不稱手？」可是馬達的眉毛又軒動了，他從對方的眼光中已經讀到了對方心里的話語，他只輕聲說了七個字：「適當的材料沒有。」

「這桿子裏的孔，用什麼工具鑽的？」

「木刻刀。」回答也只有三個字。

這三個字的回答使得欣賞者大為驚異，比看着這大煙斗本身還更驚異些，憑常情推斷，也可以想像到，一把木刻刀要這長約四寸的硬木枝中穿一道孔，該不是怎樣容易的。馬達的濃眉毛又軒動了，他從欣賞者臉上的表情明白了他心裏的意思；但這回他只天真地軒動眉毛而已，說明是不必要的，也是跟他這樣的人所想不到。

可不是，原始人憑一雙空手還創造了個世界呢，何況他還有一把木刻刀呢！

市上賣的不是沒有煙斗。這是外邊來的粗糙的工業製造品，五毛錢可以買到一支。雖說是粗糙的工業製造品，但在一般人看來，還不是比馬達手製的大傢伙精緻些。鄙視工業製造品的心理，馬達是沒有的，即使是粗糙的東西。然而這五毛錢的傢伙可小巧的出奇。要是讓馬達盯在嘴角，那簡直像是一只大海碗的邊上掛着一枝小小的寸把長的瓷質的中國式湯匙。

「你也買過現成的煙斗麼？」欣賞者又質問然問了。

「買過」。馬達俯首看着欣賞者的臉，輕聲說。于是他慢慢地抬起頭來，看着遙遠的空際，他那富於強勁的筋肉的方臉上又隱約浮過了柔和而大真的波紋，似乎他在遙遠的空際望到了遙遠的然而又近在目前的過去。「買過的」他又輕聲說，「比這一支小些」！

他從欣賞者手裏接過了他那愛人一般的大煙斗。又開了兩腿，他石像似的站着，從煙斗裏一縷一縷的青煙裊裊上升，在他那方臉上掠過，好像高崗上的一朵橫雲。剎那間雲煙散了，一對柔和的眼睛沉靜地看着你，看着周圍的一切，看着這世界宇宙。于是你會喚起了什麼的回憶：那碧海，平靜的海，闊大，而且和易，海鷗們在牠面上撲着翼子，追逐遊戲，但是在這平靜和易之下，深深的海，幾千尺以下，桀傲的蛟龍潛伏在那里，而且，當高穴疾風震雷閃電突然際會的時候，這平靜的又將如何，誰又能知道呢？

一天，夕陽西下，東山教員住宅區前那一片廣場上照例喧騰着笑聲，歌者，談話的時候，人們忽然覺得缺少了什麼東西。

又開了兩腿，叨着大煙斗，石像似的站着，只用軒轅眉毛來代替笑的馬達，不在這裏。當他照例那樣站着和人們在一處的時候，人們不一定時時想着：「哦！馬達在這里！」但當這巨人型的馬達忽然不在的時候，人們就張尖銳地感到缺少了一件不能缺少的東西。「馬達正在向他的愛人進攻呢！」和馬達作緊鄰的人笑了笑說。「馬達是會用水磨功夫的！」

這一句不辨真偽的話，可能立刻成爲一個主題：戲劇家，小說家，詩人，漫畫家，作曲家，甚至也還有理論家，一時會紛紛議論，感到極大的興趣。女同志們睜大了眼睛聽，同時也發表了她們的觀察和分析。

不錯，馬達是正在用水磨功夫，對付——但不是人，而是一塊薄薄的木板子。

當好奇者在馬達「住宅」的門前發見了他的時候，這巨人正躬着腰，輕輕而又使勁地，按在一塊薄薄的木板子，在一塊砂石上作水磨，那種謹慎而又敏捷的姿勢，好像十七八的小兒女在幽閨中刺繡。

誰要是看了他這樣專心致意而又興趣盎然，還對忽然衝上去問一句「喂，馬達同志，你這是幹麼的？」——那他真是十足的冒失鬼。

蹲在一旁，好奇者孜孜地看着；他漸漸忘記了馬達，馬達也似乎始終不會見有他。大煙斗裏裹起青煙的當兒，馬達軒動着眉毛，探身從土台的最高一級攀下個古怪的東西，給好奇者看。

「哦！」好奇者恍然大悟了。這是個小提琴的肚子，長頸子還沒裝上；這也是薄薄的木板——該說是木片，已經被彎成呂字形，中間十字式的木架撐住，麻繩紮着；這是極合規則的小提琴的肚子，但前後壁却還缺如。

「哦，」好奇者指着馬達正作着水磨功夫的一塊說，「這是裝在那肚子上的罷？」馬達點頭，又軒動着眉毛，滿臉的笑意。

被水磨的那塊板並不是怎樣堅硬細緻的木料；馬達總希望將他弄到儘可能的光滑，他找不到砂皮，所以想出了水磨的法子。但是，已經被彎成呂字形的那長條的薄木片，光滑固然未必十足，全體厚薄之勻稱却是驚人的。

「呵！這樣長而且薄的木板，你從那里去弄來的？」好奇者吃驚地問。

「買來的，」馬達靜靜地回答，柔和的眼光忽然閃動了，像是興奮，又像是害羞。「新市場里買的。」

「哦！」好奇者仰臉注視着馬達的面孔，「了不起！」這當兒，他的讚歎已經從木板移到人，他覺得別的且不說，剛是能夠「找到」這樣的薄薄的木板，也就是「了不起」的

事情。

馬達完全理會得這個意思，他莊重地說道：「買這容易。這是本地老百姓做蒸籠的櫃子用的！」

於是談話移到了製造一個小提琴所必需的其他材料了。馬達以為弦線最成問題。

「胡琴用的弦線，勉強也可以。」馬達靜靜地說，從嘴角取下他那大煙斗。

躬着腰，他又專心一意興趣盎然去對付那塊木板了。好奇者默默地在一旁看，從那大煙斗和到未來的小提琴，相信牠一定會被製成的。

隔了好幾天，傍晚廣場上照例的小堆小堆的人們中間，又照例的有又開了兩腿，叨着大煙斗的馬達了。他的小提琴製成了罷？沒有人問他，照例他不會先對人家提這話兒。

然而大家都知道，製成是沒有疑問的。當好奇者問他：「那弦線怎樣？成麼？」

「木料也不成！」馬達莊重地回答。
只是這麼一句話。

青煙從大煙斗中裊裊升起，煙絲在煙斗裏吱吱地叫。馬達軒起了他那濃眉，舉起柔和的眼光，望着對面山頂的斜陽，斜陽中款款搖擺着狗尾巴草似的莊稼，馱着斜陽慢慢走下山岡來的牛羊。

伯樂與馬

秦 牧

却說虞坂這天恰值墟期，各地的農奴負販紛紛前來趕集，臨汾的棗，永濟的柿，太谷的西瓜，榆次的葡萄，口外的駱駝羊皮，省內的牛羊驢馬以及絲葛綾羅，統統聚在一處，好不熱鬧，自有那封王富戶等豪貴，臺卓與隸等家臣前來買些穿的吃的回去享受，也有那小農百工，趕來買一頭小牛一把斧鉞回去耕作，人們熙來攘往，譁譁啦啦，不避話下。單說在馬市上，這時候馬糞臭味薰天，這兒的馬，大多是些劣種，有跛的，有盲的，有皮生癩癬的，也有瘦骨支離的，大底讓人們買去耕田或宰食，馬儘管嘶，人儘管講價，倒也有一片昇平氣象。不料這時路邊來了一輛車，車上坐着一位莊嚴仁愛的士人，姓孫名伯樂，遠遠看見一匹青黑色的瘦馬伏在鹽車下，不覺睜眼凝望，到了那馬身邊，索性停下車來，看個究竟，只見這馬毛色光潤，却生了許多癩癬，身軀高大，却餓得瘦骨稜稜，馬尾馬鬃像蠶絲那樣光潔，却沾上一團團泥污，伯樂霍地跳下車，聲情激越向那馬主問道：

「這是一匹驕驕，真真正正的千里馬，可以和驢驘驢媲美，你怎麼把牠養成這個模樣！」

那馬主露出兩排黃牙，擠出一絲傻笑道：「現在正值天涼，你老不如買牠下酒？」在他心裏，千匹馬是個什麼名稱，驢驘驢是副什麼模樣，簡直莫名其妙地堂，他祇知道馬榮驚不馴，耕田時把犁弄翻，禁在厩裏又把 樑碰倒，而牠食量宏大，嘶叫聲直嘈得一家老小不能安眠，已不得來個官人，送幾兩銀子把牠牽去。

伯樂亦不及翻那馬主一個白眼，祇覺得那樣地憤激和冰凍的悲涼一齊湧上心頭，忽然哇的一聲，號啕痛哭，眼淚像斷串的珍珠沒統統墜下來，沾着他的美鬚，也潤溼了地下秋日的衰草。

那馬顫動着雞蛋大的眼珠，彷彿也有些淚光，直嚮着鼻子，噴出白沫。

四周的人紛紛圍觀如堵，有的說：「——」

「敢情是個瘋子！」

有的說：「畜生值得同情麼，乖戾已極！」

世界上儘多隨波逐流却又愛發議論的人，不必多表。祇道伯樂把腰兜裏白雪雪的銀子統統倒下，滿心高興一腔抑鬱地牽着馬走了，那馬主也樂得軟洋洋地買斤豬肉回家謝神去了！祇剩下一片喧擾的聲音，大家都說是開天闢地以後，虞坂市的一件咄咄奇聞。

伯樂在陰山山脈下訓練着他的千里馬。

雖說是訓練，其實可十分簡單，不過把糠稗給牠吃飽，有錢時就給牠吃點豆類穀類，無錢時就任牠隨地吃狗尾草，爲牠洗灑鬃毛尾巴，使那條馬尾可以趕走蠅虻蚊蚋，爲牠洗乾淨頸部胸部，使淡褐色的馬鬃無法在那兒產卵。至於風清月白之夜，馬要引頸長嘶時，就讓牠嘶個快活。伯樂騎着牠不用鞭策，輕輕地拍一下馬頸，彼此心會。那匹馬現在長得亭亭玉立，皮毛象青緞一樣閃亮，鬃毛和尾巴像鳳羽一樣的美麗了。

但謠言也就隨之而起。

古典傳說：一當今之世，去那裏找馬呢？舜的時候，負河圖出水的龍馬，穆天子時候，駕神車的人騎才是好馬，而今伯樂的馬，既不會負河圖，又沒有配偶伴侶，一定不是好馬，總也是白練的了！

西洋派說：「好馬一定要到西域匈奴去物色，虞坂市買來的一匹驢馬也可以訓練成千里馬麼？伯樂小子，可謂標新立異危言聳聽了！」

(上)

至於在王公卿相之間，那又是另一種傳說。他們知道伯樂善相馬，也知道伯樂訓練馬，聽見那匹驢馬常常在陰山山脈一馳千里，不禁羨煞怪煞，謠言像是細菌一樣，一殖在他們中間，有的說：——

「伯樂一定是用蜜糖和葡萄酒給那馬喝，用上等的燕麥和菓子給那馬吃，用綢緞做馬衣，用木做馬廄，不然馬怎能長得如此健壯呢？」接着雨來的謠言是：——

伯樂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士人罷了！那裏來這麼多的黃金白銀，說不定是匈奴津貼他練馬，使中原人民看了伯樂的馬而震懾於漠北馬隊的威威，孫伯樂呀！你真是一個數典忘祖的傢伙呀！」

但這一切於伯樂與馬毫無關係，那騾驢現在像雷電一樣馳過廣袤的原野，朝飲黃河，暮登陰山，朝渡汾水，暮注太行，陰山山脈的南北居民望着牠遠遠而來，忽然而逝，比一支箭還迅速，人人嘆賞，也自有騷人墨客，拿它作為題目，吟詠謳歌一番，這是常情，按下不表。

(三)

麻煩事來了！天下的王公卿相知道伯樂有匹千里馬，個個想看。虧得那時沒有電報，但函件仍舊像雪片飛來，伯樂苦惱得兩條眉毛擠成一條。有的住在狹谷山坳，甚至渤海之濱，伯樂因為路程險阻，不忍使千里馬勞碌奔波，便婉辭謝却；他們就罵道：——

「不能跳狹谷山坳，不能到達渤海之濱，也算千里馬麼？呸！呸！呸！呸！」
有一個自號為收藏家的雅士跑來問伯樂，要他割下一束馬尾巴，讓他藏諸名山，傳諸後世，好使千秋萬世的人們知道這朝代有過這麼一匹名馬。伯樂苦笑地婉謝道：「怎麼能

够戛賊馬的身體呢？」那收藏家悻悻然走了。

有一個王公，養了一羣肥馬，說是剛剛有七匹很好，要請伯樂把千里馬讓給他，好讓他湊成「八駿」，伯樂跑去他的馬廄一看，所謂好馬，不過是一些肚皮像黃牛一樣腫脹的肥畜生吧了！甚至還有一兩匹割去馬勢的山馬，像哈狗一樣溫柔地在槽欄間點綴風光，伯樂慘笑地拒絕那無理的要求，於是王公用白眼睛和鼻音送他出門。

有一個侯爵，請了畫師用瑪瑙鏡子，貂毛畫筆，雪白絹紙要來畫千里馬，請伯樂把馬牽來他的畫室站三天三夜，讓他叫人畫下馬的各種姿態，伯樂冷笑地拒絕說：「馬不能離開大自然。」那侯爵連年所修養的浩然之氣突然洩掉，朝着他的千里馬吐了一口濃痰。

有一個男爵，持着他新製的套柄的馬鞭要來試馬，他說：「你不鞭打誰只能跑一千里，讓我用力連連鞭策牠，包你跑個新紀錄。」伯樂憤怒地拒絕說：「你這算什麼話！」那男爵直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險些兒就要動武。

於是各樣的中傷誹謗像暴風雨般降臨，雅士們罵伯樂既是一個馬奴，不懂文化；王公罵伯樂既是一個鄙野之夫，不懂禮貌；侯爵罵他河漢藝術；男爵罵他忽視人情！跟着他的千里馬似乎也不大名譽了！從前有人說牠像：「鳳凰麒麟，白鳩丹鳥」一樣，是國家的祥瑞，現在却有人說牠跑得太快將踏壞田禾，甚至將引起地震，罵牠是不祥的妖孽，甚至有些奉令行事的流氓開始用彈丸石子來彈射千里馬的屁股了。

終於在某一天，伯樂騎着他的愛馬放羈馳去，不知所終。人們又開始嘆惜天下無馬，皇帝和御史們把天上一顆無名的星定名「伯樂」，作為紀念，這星專管天馬，照他們的意見是說像伯樂這樣一個英才，死後當做玉皇大帝的馬奴，方才不愧聰明一世，不過這是後話，可以不表。

聞龍隱岩有宋元祐黨人碑欲訪未果遙題一律

亞子

大書深刻排奸黨，百口千聲頌正人。斧鉞君威安足懼，江湖民氣豈長淪，碑未訪慚緣淺，直道能留異性真。塊壘曩臆無一可，瓣香吾欲拜安民。

百年一首次韻和胡樸安海上

亞子

上壽百年非我願，留名何意混江間。太平據亂史三世，血海尸山球一寰。幸自負才八欲殺，管寧避地一空還。傷心廣武原頭淚，便有雄心已等閒。

「地中海」的葬儀

尊木

三八

在一個僻靜的小城。

那城鎮的一切當地人真是太熟悉了！譬如：買便宜的母鷄紅燒清燉得等三六九號，要吃大肉饅頭就到春意來雲吞館，縣政府的方秘書最喜歡吃醋溜魚，李家大少爺的官階是委任三級……這已經盡當地鄉民的常識了。如果你是個文縐縐的人士，探問起這地方的文化情形來，出身農家用八字脚走路的大童子軍就會告訴你：敵縣的「文化線」，榮華軍人最近正男扮女裝在中山紀念堂演平貴四審，而印刷方面翰文齋有一套石印設備，兼賣文房四寶，小倉山房尺牘和古文評注，有時也有幾本新小說。但一來就給女學生們搶光了，至於最高學府，就是咱們縣立中學，教一多拉米梭的是姓黃的女老師，教英文的是一生穿西裝的馬老師，訓導主任尉正無分高低平殺，別名「希特勒」，教歷史的余老師聽說教書已有三十年了，額頂光了一塊，渾號「地中海」……

但也有不被注意的人物，例如此刻在「桃園喝酒」的一羣工役是，這是一羣黃的，橙襖的，酗酒的人物，都住在城腳邊，他們這「野曠屍真」職業是世代承襲的，夫從從中

多歲起就開始像個媒婆般給死人穿衣裳，像上撥鼠般挖工，造墳墓。和前一輩的件工不同的，是從前的件工所經手放進棺木去的屍首，大抵打扮得正正經經，捐了官的，就穿龍袍掛，女人，就扮成個仙姑模樣，有時要收拾發個腦袋被砍斷了的野漢子。現在這一輩的件工呢，工作已經不十分講究，他們負責收殮的死屍雖也有穿長衫馬褂的大爺，但已經很少穿到十八重和口裏含珍珠的了。較大多數是從衛生院抬出的乾癟的屍首，死時穿什麼衣服就穿什麼衣服進棺材；不過件工們可多了些前輩人所沒有的見聞，譬如以棺材而論，這城裏的壽木店已經發明了一種輕到出奇的薄板棺材，任何一個件工都可以兩隻手把它舉起來，而更特別的是發明了一種竹製棺材，抬起來格格地響，是專門預備給一些瘦到連屁股都沒有了的人用的，遇到這種場合，件工們時常祇要兩個人去抬就夠。惟當時來運至，漆好十幾重的桐木棺材出時，這城裏八九個件工才會同時出馬，甚至要拉些莊稼人來幫忙，如有此類機會，這羣雜種的傢伙一方面固然要抬得格外費勁，提防半途斷案，把棺材丟下山坑，一方面却也不時望着棺材蓋上驚慌地睜着金邊眼睛撲拍着翅膀的大雞鷄而暗暗歡喜，因為他們當夜可以喝一個醉了，當他們深夜做完死人的工事，肩着工具步着荒徑走回破敗的城垣時，他們哼着「楊家教槍」，「梅開二度」之類的戲曲，哼得特別響。

這一天，他們又葬了一個癆病死屍，沒有例外，葬完了就來醉桃園喝杯花酒，四五個人，喝着五香蠶豆和豆腐乾。

他們談着長春號壽木店老板的刻薄，幾天前演出的平貴回窯男扮女裝的傢伙嗓子還算够家，半月前死掉的一個胖紳士生前當參議員每月究竟有多少錢，以及他家的自事筵席上紅燒水魚的味道，一個頭髮裏頭屑極多，眼珠發黃的三角臉的小伙子用手背揩了一下鼻涕，問道：

「你說，水魚公滋補還是水魚母滋補？」

「放屁！」一個四五十歲矮胖的，穿着件顏色難以形容的老式西裝的件工頭喝了他一句，於是大家又歸於沉默，仍是喝酒，咀嚼五香蠶豆。有幾隻秋末冬初掙扎生命的蒼蠅嗡嗡地飛，聲音很寂寞。

突然長春號壽木店的老板拿着早煙桿急急忙忙走進來，後面隨着一個穿皮加克頭髮亮的後生，有人一眼就看出是縣立中學的庶務員。

「走走走，有事。」老板按一按他的黑羊毛帽子，揮着手說。

件工們一下子站起了三兩個，一個鑲着隻銀牙齒的問：「那兒？」

「鳳凰坡縣立中學。」庶務員搶着回答。

這下可一言驚四座，鄰席有一個老先生正在吃鹵蛋，因為急着要說話，蛋黃流下嘴角也不及抹去，他搶着問：

「縣立中學死了人啦？」

「死了一個姓余的老師，教歷史的，五十多歲了。」庶務員語調平靜，遠不及他城門口擺煙攤的那個女人的優點缺點時來得緊張，半晌才補了一句：「死了兩天才發覺。」

「呀」，似乎所有的酒客都集中注意力了。一個詞：「怎麼搞的呀？」

「這半個月來，老是打擺子，老是請假，起初大家還去看看，日子一久，大家都忘記了，今天校役打掃房間，才知道死了。」

庶務員說完就和老板，伴工們一起出去，酒客們紛紛談話起來。

「人生一世，草生一春，真所謂——」因為找不到形容詞，說的人忽然中止，低下頭去，去吸一口酒。

「是那裏人？」

「北方人罷，常常看見他出來買條豬尾巴或者稱幾兩牛肉，頭頂禿了一塊的。」

「自己出來買牛肉？那一定是單身人了，嘖嘖，所謂客死異鄉——。」

「不知道家裏還有什麼人麼，會不會來領骨殖回去入土？」

「咳，這個年頭還談什麼檢骨殖呀？」

「聽說教歷史倒教得蠻好啦，什麼三王五帝，五胡十六國，都，都，因為頭頂禿了一塊，給那班學生起名地中海。」

「驗意思呀？」

於是那博學的雜貨店老板用指頭蘸酒畫了個地中海：「呢，像歐洲的地中海！」

「誰說的呀？」

「我的姪子與同學說的。」

「真是。還班學生哥，噫，一聽的人不覺帶笑讚嘆了一聲，又吃了一條牛肉乾，冷酒館本來頗為沉寂，因為這意外事件的襲擊，引起大家的談興，所以這酒肉菜吃得特別多，當伴工們把一具杉木的薄板棺材抬過那桃園時，堂倌已經捧個紅漆紅盤來給每一隻桌子添菜。」

薄板棺材抬進了中學堂裏，穿過了名人題字的校門，穿過了貞女樹，扁拱衝着的甬道，一直抬到教師宿舍，那一系列頹敗的房子的門口。

學生們，有的正在球場上作龍虎鬥，有的正在用領巾這打着同學，天爛地：「滋味好這麻辣，有的正在讀巴金小說，有的正在讀英文和書幾的定律……」這下子都跑到教師宿舍的門外，遠遠圍着那具輕巧的薄板棺材，女學生們有的眼眶發紅，掏出了手帕，一個校役跟着伴工們走進去，手裏拿着一竹箕的石灰。

屍首即將抬出來的頃刻，這位教書以余老先生受着他生未有的世最之的懷念與

同情，大家都在想他這人的一病，他經歷更所有帶不自己的醫治的手，講到這始
真坑儒時就手在袖中藏着；講到這太甚的窮苦用被褥，就一雙手掩着臉面，
說那人是個眼瞎；講到這馬大將撒，就一雙手掩着臉面，學那位大將當年威武的姿
……還有，他像伙長太壞，年紀大了受不住，天天已燒成，像那窮苦的小家庭主婦，
樣，天天與國祭一塊商量差不多的牛肉，天天洗一分錢差不多的青菜……還有，像中國大
多的老教書匠一樣，越老越沉默，越老越寂寞，他不和人談話，走盡球場，即使
是女學生和教職員比美的那樣精彩的場面也望不上一眼，他的這與之道不過是躲進房間
裏面玩弄的祕源石山石，練他同起松雪……還有，這位老元生舊式大學校畢業，教書二
十年，……他起無盡的時間來是這，此起人的一生活是這，這樣的期間，二等六可以
變成一級……小學徒可以變成妻一打姨太太的商會會長，但一個教書匠還是一個教書匠
，寂寞到甚……死了二天才被發覺……還有，窗外的太陽元走過校園的樹蔭……他老懶
上時，有思想……睡夢的學生就開始在紙薄……寫着：「地中海，你看太陽元正射着地中海
……」

各式的念頭在周圍靜默地圍繞的人們心頭湧現着，那幾個畫畫的骨工已抬出了一具
僵硬的屍體，顯委似乎較好看，依據作工時的經驗，棺材頂上不縛大雄雞一隻，屍首，定
會可以露天而無人干涉的於是一逕抬出門外，有一隻黑狗莫明其妙遠遠地吠着。

這個老教師十分安詳地被抬着，他的多皺紋的臉，真得像一張長紙，他的手垂下來，不再需要每月伸出去領一份難以生活的薄薪水了，他的眼睛閉起來，不再射出寂寞黯淡的光采去看那陰鬱的小城和遙望他北方的家鄉了，他的鼻孔靜靜地，不再翕張着去吸那濃厚而紛雜灰了，他的嘴已閉成一道下彎的弧線，不再談什麼秦始皇和凱撒大將了……

一切進行順利，當屍首慢慢地抬到薄板棺材旁邊的時候——突然，有一個校役驚叫起來……

「哎呀，你看，余老師一隻眼沒有眼睛啊！」

和驚叫聲同時，屍首已經給放下薄板棺材裏面了，很適合，不必那鑲銀牙的匠工去掏屍首的膝蓋，但由於這麼一聲驚叫，四圍的男女學生都不期然圍攏近來，大家朝棺木裏面一望，果然，在那一張瘦削的黃臉上，兩條眼窩裏面，有一條陷得特別深，裏面空洞洞地有了一顆眼珠。

於是四周起了一陣紛擾。

但很快地原因被研究出來了，因為死了兩天才發覺，有一顆眼珠給耗子咬去了，這顆眼珠原是耗子的巢穴。

於是有的人大着膽子湧到死人的房間，查勘那顆眼珠的下落，有的女孩子躲到樹籬下哭泣起來了。

一分鐘過去，無結果。
一刻鐘過去，無結果。

於是作工們躁起來，終於薄板棺材給抬出去了，燒起了爆竹。

當棺材放進穴裏，而且開始蓋上鬆散的黃土時，作工們已經預備回城喝酒了，學生代表和送葬的教師們也準備回校了，突然，遠處幾個學生飛跑而來，朝着這像麵包爐裏的麵包一樣錯綜排列的墳地，有一個穿童子軍服的學生叫道：——

「慢點，慢點，余老師的眼睛找到了！」在他的聲音裏面，分不清是歡喜還是悲哀。

「怎麼的？」山頭上的人用雙手做喇叭向着他們喊。
等到走近時，才分得出這是四個男生和兩個女生，還有一個校役，手裏拿着一個紙包包，那就是那老教書匠的牌子。

一個作工把紙包解開來，裏面有一顆並不圓的被嚼得十分狼狽，慘白色帶黑色的東西隱隱發着腥味，一個學生補充說：是用極癢的「不求人」在老鼠洞裏抓出來的。

爲了這顆眼球的埋葬問題很引起了一頓爭吵，學生們起初堅持非打開棺材蓋放進去不可，作工們說那樣工錢太大，要加工錢，結果是另外包好葬在泥土裏了事，一個女學生在極複雜的心情中掏出了她的遺囑手帕，交給三角臉的作工。

「喂，你包好點。」

還沒有講完，就掩面哭了，她的對於人生的咀咒之情當晚可以寫滿十頁作文簿。雖然事實上墳墓裏的人的寂寞和慘惡的生涯是在生前，死後寂寞與不寂寞，有眼珠與沒有眼珠，都無妨礙於一個屍體的膨脹，腐爛，生蛆，與消滅……。

最明白這道理的是作工們，醫師把人當做一個鐘，護士把人當做一隻鳥，而他們把死人當做一個爛南瓜，每次葬了人他們總是嘻嘻哈哈地回去醉桃園，喝酒，這次也沒有例外，但也可說有一點點例外，在黃昏的荒徑上，那個穿着舊式破西裝的作工頭感憤地說：

「唉，教書先生……」
「大家都不歡，那鑽牙的小伙子受了打破沉悶的空氣，就提高嗓子唱起戲來……」
「四月八日，女鬼回娘……」

附註：本館故事骨幹，教師死後二日才被發覺，發覺時已被耗子嚼去眼珠一事，係發生於去年廣西某某縣。

吃完晚飯，照例到隔壁茶館去喝茶。兩位老頭子在那里抑制着聲音說話：

「兩支槍，十來個人，拔出了六千現鈔；倒搶走了二十來個（疋）布。」

「沒有傷人？」

「沒有。」

「五五二千五，二二得四，二二得十。至少得五六萬。××這回倒楣了！」

像是惋惜，像是同情。這種同情的意味是極淡薄的。老年人常常是多感的，對於

賺人的不幸，又常常寄以同情。這些隨常的談話，對於周圍的人們並沒有激起什麼反應，

除非能翻出現鈔和布疋來的人家並不多。在我的腦子裏，則只提住了「槍」字。我又一次感染了槍底憂鬱的情

緒。

我和槍發生親切的情感，還是近十年來的事。這之前，我的感情是恰恰相反的。

我之知道人間有一槍——這件東西的存在，大概是在六七歲的時候。從小聽父親說，知道我的祖父原來也是縣里的一個大鄉紳，此時我家雖然已經敗落，但還有些不冷不熱的闊親戚往來。這一年，其中有一家闊親戚做五十歲，我和我的小叔到那人家去吃壽酒。走到那人家大門口，看見門外兩邊站着兩個直着右手，握着「槍」，做着「消息」姿勢的兵士。我的小叔在跨進大門去的時候，頗有些又像是胆怯，又像是勇邁的情態，使我很是驚異。經他說明之後，才知道槍這東西，有這許多好處，不但可以打野豬，趕土匪，還可以增加「顯赫」；一般人對於門前有槍站着的人家，總是趨之奉之，喜歡去交接往來。同時使得那些窮人們，以至於專門奔婚喪喜慶人家傾倒殘羹冷飯的叫化子們，張望也不敢來張望一下。所以除了真正的一等「大享」人家，凡遇婚喪大事，當然門前站着槍之外，第二流，第三流以至於不入流的假「大享」（破落戶）人家，凡遇有事，總也千方百計地設法去弄兩支槍來，站在自己門口，以期顯赫一時。少時我不懂事，心裏不勝其羨慕，很想有一天我家門前也來這麼站兩支，好不威風。從此之後，每次走過辦大事人家門前，就常常看見有這種握着槍站着的兵士了。可是，我的祖母，父親，七十歲，五十歲都一個一個的過去了，却並不做壽。這不免使我感到失望。才知道做壽的事，原來並無標準，一個人之有無輝煌的業績，終他的一生，有沒有做過一件對得起祖宗子孫戚友鄉里，國家民族的事

情，這些，都和做壽無關。惟一的條件，只是有錢有勢。並且也不一定只限于做逢五逢十的大壽，只要你有錢有勢，做九也可以，連每個小生日也都可以是非常值得慶祝的。而且，還不祇是限于替活人慶祝他的長命富貴，也替死人慶祝他的富貴壽考，我們鄉間做陰壽也是很盛行的。年事再長些後，更知道世界上不但有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慶祝生日，祈求長壽的人，還有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投河、跳井、懸樑、服安眠藥片，以至于用自己的手握緊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砰然一聲的自尋死路的人們。同樣的一個人，出娘胎時，都是一絲不掛，什麼都不會帶來的。可是有的，一生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有的，却數十年如一日地辛勞憔悴，不得一飽。儘管人類生活的担子，實際上是後者循着的，而社稷上的一切地位，聲譽，權和利，却都屬於前者。同是一支槍，對於「當運」的人們，是威福的象徵；而對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人們，又成爲悲慘結局的判定者。如果人生是一個謎，槍就儼然是這個謎的搬弄者了。

使我對槍發生厭惡的情感的，是那次偷偷地跟小叔去看了「吃槍斃」之後。

我的故鄉，地濱東海，那里駐紮着一個「浙江省外海上警察廳」，常有海盜從溫台、洋面捉來，這些海盜常常被剝處死刑。就刑的地方，在東門外那座以每年替「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做三回生日熱鬧出名的一招寶山「腳下的一片青草地上。刑場的一邊靠牆

，每當「吃槍斃」的風聲傳出後，城頭上和對面的招寶山的坡路上就擁滿了看熱鬧的人。有一次我也和小叔擠在城頭上的人叢中，手攀着城垛向四、五丈遠的城脚下張望。我們趕到的時候，已經遲了，我人又矮小，又不敢用力向前擠，恐怕掉下城牆去，等我看到時，約摸五、六個被反擊中手的必而被從人類社會送走的「人」，已經臥倒在血泊里了。我看見一位負着人類的特殊使命的「射擊手」正在翻動着一具已經倒下的柔軟的屍身，似乎覺得那具屍身還有些顫動的樣子吧，又「瞄準」着——只隔一尺光景距離——向屍身底赤裸的胸部底下腹部略上的地方，砰然一槍。我的身子隨着槍聲也驚跳了一下，險些兒掉下城牆去。連忙握牢把手，再往下一看，滿以為這腹部要冒出血來了，可是一點也沒有；被子彈射擊的地方，只多了一個碗口大小的灰黑色的圓影罷了。接着屍首就都被塞進那些用四塊薄板釘起來的薄皮棺材裏去。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們怎「使用他們底一槍」。我對於這些最不值得稱贊的，只能夠這麼最短短距離瞄準的，吃得醉熏熏的，世間最蹩腳的「射擊手」，非常惡感。人們把槍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對手，却用大刀去應付強悍的現代裝備的敵人。這是不可理解的。我有一種要不得的想頭，我倒以為在這種場合，還是用大刀更合時宜。有些好心的先生們，以為「槍斃」比「殺頭」要「人道」些，不知人們曾經想到過沒有，對於那些必需被從人類中送走的「人」，「人道」這名詞已成爲一種什麼性質的東西了呢？而這樣地頭上一槍，

腹上一槍的玩意，也未免太開「人道」的玩笑！以人之所以成爲萬物之靈的最可寶貴的腦袋，作爲人類腦筋的偉大發明的槍底靶子，這是今天人類自己還不能解開的殘酷的歷史的繚結。從此以後，槍在我的腦子里就烙上了一個非常可怕的面貌。

四

十六歲那年，我循着環境給我安排好的路，走向上海去接受新的生活。上海可以說是槍的世界。馬路上的巡捕佩着槍，守門的紅頭阿三佩着槍，保鏢們佩着槍，以至于住在家里許許多多的人們從「大亨」到戴着黑眼鏡，腰裏繫着絲質的拖得長長的闊腰帶的流氓探子，腰間都佩着槍。此外，還有平常——特別在革命紀念日或國恥紀念日出來在馬路上巡閱的巡捕房的紅烏龜汽車，黑烏龜汽車，和機器腳踏車上更架着輕機關槍，在上海住得久長些的人，還有不免要在馬路上達到的穿着鐵馬夾的「抄靶子」的槍。你好好地馬路上走，忽然間眼前出現了一些「善意」的人們，用各式各樣的手槍對準着你，你要以爲作爲一個獨立的民國的尊嚴的公民，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待遇的吧，那是你不懂中國的國情，我上面已經說過，那些人都是「善意的」，他們並沒有用槍打你，只是懷疑你也許是強盜罷了。你爲了要說明你不是強盜，你只要高高的舉起你的雙手，就得了。你千萬不要不肯舉起你的雙手，以爲這是侮辱你的人格的舉動。不必這樣想，在上海居住的每一個市民，達到這種場合，不管是盧騷也好，華盛頓也好，都是一律馬上高舉雙手的。最壞的是你也

許要以爲人們都和你一樣講究禮節，如果你伸手去腰里摸索你的印滿了頭銜的卡片，那就糟糕了，他們就會開槍的。巡捕們是看重實際的，你把雙手舉起來，這就表示你的降服，表示你熱意抗拒，表示你並非盜匪。否則，你不是強盜也可以當做強盜的。在上海居住，經常受着這種「槍」的訓練，像住在戰場上一樣，一點都怠慢不得的。

我在槍的世界裏住了十年，我懂得了槍的全部妙用。槍是魔鬼的化身，槍又是「真理」的代表。西諺云：「事實勝於雄辯」，對於帶槍的人說來，却是一「雄辯勝於事實」，而槍口則又勝於「一切」。不吃眼前虧的「好漢」和識時務的「俊傑」們，看見佩着槍的人，總要讓他三分，於是，久而久之，對於受夠了這「槍」的訓練的人們，不「真槍有用」，連假槍，木槍也有了用處，在靜寂無人的馬路上，在夜半敲門進來的陌生人手裏如果有一件形狀像槍的物事對準你，必然使你大驚失色，任着你的對方擺佈了。

這是我對於槍的情感最惡劣的時期。

五

在衡陽陷落的三個月前，我在衡陽的金城大戲院看戲。金城大戲院開設在衡陽相當熱鬧的街上，對面是青年會，左右隔壁都是大銀行。外表看來很堂皇，可是一進去，就和外面世界的光亮突然隔絕了：那末小的窗口，大概最多不過一方尺半寬，開得高高的，場子裏面很寬敞，但是光線太不夠，電燈光又弱又高，照不清人的面目，初一進來，墨黑黑的

像是真的跑進了人間地獄。座位參差不齊，因為不對號之和看不分明，爭座位的講理，叫罵，調解之聲，不絕于耳。坐下來，習慣于黑暗之後，幕地里使我觸目驚心的是在中間略靠右手邊，大約在第五六排之間的兩排椅子了，在四五條長椅子的兩頭，各豎着一塊一尺多高和寬的大木牌，木牌的正反兩面都寫着血紅的兩個大字：「彈壓！」「彈壓！」這其實是普通舊式的戲院子裏面都有的「警衛席」，（新式的戲院子裏講科學，講民治，窗大，光亮，自動對號入座，已經撤銷「警衛席」了。）不過，這里特別寫作「彈壓！」「彈壓！」更實在些，更使人望而生畏些！

我進去時場子裏已經有很多人，我坐在前面第五六排上。接着在我的背後來了一位屬於中下層的老頭子帶着兩個小的，就坐在我的面前一排上。忽然，小的中間的一個要小便了。於是老頭子就把兩個小孩脫下來的衣裳，放在不要小便的那個小的身旁空位子上，吩咐那個不要小便的小孩子管着包子，不要讓別人佔去，那個小的「噢」了一聲，老頭就倍那個要小便的孩子走開了。就在這一瞬間，擁進來了一大批顧客，有男的，女的，老的，年青的，男的都吃的醉熏熏的，嘴邊插着牙籤，大聲說着話，女的則喜喜哈哈笑做一團，過來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坐在我前面那個不要小便的小孩佔着的那一排上，擠呀擠的，幾乎把那個小孩擠下座位來了。誰都不難想像到，在這樣來勢洶洶的情況下，第一個小孩的「擁擠力爭」有什麼鳥用！小孩祇好哭喪着臉攥住在座位的邊緣上，等待着保護人來

救助了。這樣等着，等着。中外人士都知道，衡陽地方有錢看戲的人是很多的，等到那位老頭回來時候，坐位已經全擠滿，只第一排上幾個空位了，爭噪自然是要發生的，但是一切事情早已在冥冥中按排得鐵定不移，真理往往變成多餘的東西。爭噪是沒有結果的，祇等那一邊「彈壓」席上的人們過來宣判一下：「噪什麼嘍！還不去坐好！等下那邊位子都沒得坐了！」於是天下復歸太平！我只是呆望着那邊「彈壓」席上的二十多位武裝同志發楞，我望着那二十幾支在暗促促的光線中發亮的槍刺發楞！我感覺到像是並不是來看戲的，這裏也並不是戲院，簡直是一所大牢房！

現在衡陽是已經陷落在敵人的魔掌裏了，我記望着那些在暗促促的光線中發亮的茫然的鎗刺，和它底人民！

六

在殺人的武器之中，我們的國粹是「大刀」，「鎗」是舶來品，不過這件舶來品，却也適合於我們的特別「情」。人類之創造武器，最初原來是為了對付毒蛇猛獸的侵害，並不是用作殺人工具的。到了毒蛇猛獸的威脅消除的時候，就用來對付同類的敵人了。數千年來，不論是石斧，銅矢，鐵劍，鋼刀，以至於現代的新式鎗炮，在反對人類的原始蠻性，促進文化發展的進程上，都會盡過了它們的力。一切武器，都是人類反對原始蠻性和求得進化的工具，是人類理智力的結晶，是人類文化的偉大成就的一部分。但是，人是一種

特殊的動物，他既善於製造工具，以求得自己的進步，却也善於運用工具以阻止別人的發展。希特勒的聰明處，在於善於抓着時機擴張軍備；而秦始皇的乖覺，却在於把天下的兵器鑄爲金人。這也許就是中外「國情」的不同點吧。而在某點意義上說來，秦始皇還應該說是比希特勒更進一步的。但秦始皇的辦法自然也算不得是最妥當的，後來的治者，便一方面控制所有最好的工具在自己手裏，一方面則隨時隨地讓那些手無寸鐵的對手受那「抄靶子」式的和平主義的公民訓練。要訓練到一看見刀光，就跪下來喊「大王爺饒命」，一瞥見鎗影就嚇得魂不附體，任你爲所欲爲，這才合乎理想。這是我們古聖賢的「治道」的一方面。這些年來，靠着這個好法子，的確收到了相當的效驗。

然而，天下事有一利，也往往就有一弊。當這些工具被控制在聖君賢王的手里，而這些聖君賢王又不僅僅能够控制這些工具，而且尤在乎能够接受古聖賢「治道」的另一方面，施行「仁政」，「與民更始」的時候，纔可以做到相當的「天下太平」。但是中外歷史上合乎理想的「明主」總是不可多得，而這些「物事」也終不免要落入「宵小」者之手，于是乎就造成了一個從來聖君賢王們所永遠無法解決的矛盾：爲了要使得天下太平無事，應該竭力講究「治道」，可是「治道」的效果的另一方面，却也正給了「宵小」們以便宜行事的機會，或者助長了「大王爺」們的威風，而使得天下永遠不靖。而且，這裏還有一個大漏洞，這也是歷來「賢明」的統治者們所不能澈悟的：帝王們都期望自己的臣民馴服

得像綿羊一樣，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當自己的臣民們真正都變成了綿羊的時候，綿羊們底「帝王」自己，也就不得不變成綿羊，一切都無能爲力了。這種例子，中外歷史上是很多的。

同時，這也就表白了一切武裝的二重性質，一方面它是反對人類原始蠻性的工具，但當它被控制在蠻性——特別是科學裝備的現代法西斯野獸手里時，它也可以成爲戕賊人類進步理性的手段。

然而，幸而人類畢竟是進化的和理智的動物；當人類的理性從曖昧無知中解放出來，永遠緊握所有的武器，當人類各社羣的經濟生活從互相阻難，自求發展，進化到互相幫助，共求進步的階段時，這個數千年來解不開的彼此發發的紐結，終將要在歷史面前找到它自己的最後一天了吧。祇是，一切的幸福，都是人類自己痛苦經驗的結晶，要得最高的幸福，却還必需付出最大的代價。

一月五日

對光明的擁抱力

畫室

如林照一般的抽象的說法，說我們的時代是「黑暗與光明相決戰」的偉大革命時代，則十天的事情還止要在黑暗裏用力擊出光明來，是當然的。今天的光明就須在對擊着黑暗的一件事上，纔能表現出來，積聚起來；它在今天還不能不襯照在周圍濃重的黑暗的背景裏。

但是，不用說，假如只看見光明，固然要覺得兩腳浮起來，輕飄飄得似要飛去，簡直不像生活在時代裏，更談不上戰鬥了，但假如只看見黑暗，也將被黑暗俘虜了罷。可是，因此，在今天，作爲一個革命者，一個戰士，就不僅不容許抱悲觀想頭，而且還必須是一個大樂觀主義者纔對。就是，必須勇猛地澈底地對擊着黑暗，認定今天光明還與黑暗同在，只有這偉大的對擊和在這對擊裏面纔是光明，及光明在節節地勝利；於是也必須一切客觀的變化與戰鬥，都通過個人的內心鬥爭和社會或集團的思想鬥爭，對於這思想鬥爭又能抱大胆無畏的澈底的態度。

現實鬥爭是不能和思想鬥爭分開來說的，因爲思想的鬥爭固然是現實鬥爭所促起，所導引，但它不單是反映現實鬥爭，而且它就是現實鬥爭，還促使後者向深和向前發展的。

促起廣泛和深刻的思想鬥爭，就正是促使現實鬥爭向廣向深與向前發展。現實鬥爭的勝利必須有思想上的勝利纔能說是有最後的鞏固的保證。

從一方面說，思想鬥爭就常常為現實運動開先路。從個人說，現實的歷史的發展是要通過個人自己的內心思想的把握纔能說是真實地把握住。個人參與社會的鬥爭，也就參與社會的思想鬥爭，也就自然地要引起個人內心的思想上的自我批評的鬥爭。因為社會的新舊或善惡的勢力的矛盾正構成個人思想意識上的矛盾。於是個人有了自己內心的思想矛盾的鬥爭，才算真的意識着社會矛盾的鬥爭，而拿出戰鬥的力量。個人參與社會鬥爭是否熱烈，堅毅與誠懇，就決定於個人的這種思想上的自我批評是否誠懇，是否猛烈與深入到現實。個人的進步也常常繫於他的內心的這樣的發展。

因此，在今天，光明產生於對於黑暗的戰鬥，對於黑暗的攻擊力就是光明及光明的來源；而同時，對於黑暗的鬥爭，在個人能對現實發生力量，這在一方面正是一種內心的力量，由個人在鬥爭中經過個人的內心思想鬥爭所發生出來的。在社會或集團，這就叫做社會或集團內部的思想鬥爭了。只有在攻擊黑暗中能產生這種內心力，才是真實地在攻擊着黑暗；也只有具有這種內心力，纔能迎接光明，擁抱光明。個人如此，一個社會或集團也如此。否則，不僅面對着黑暗會長怯，即看見真的光明，也會發抖的罷。

尤其在今天，和在一切偉大的過渡期一樣，敢對黑暗攻擊固然需要巨大的魄力，而迎

接光明往往尤其需要更巨大的魄力。在這裏，我還想起文藝，老其所謂「智識份子的理想和感情」的問題來。

例如文藝，自然就是增加我們對現實的認識力的東西，尤其是增加我們和現實肉搏的魄力的東西，而能收到這樣的效力，也自然要靠作者拿出這認識力和這魄力來。但作者又怎樣地達到這些呢？也就只有深入現實的鬥爭，既能看見光明，尤其不放鬆黑暗，纔能做得得到。正和思想，革命者的人格，政治經驗等等一樣，都是從社會的巨大矛盾和鬥爭所產生，從時代的種種變化所積成的文藝不能不是肉身的東西，它不能不也是作者的內心的矛盾鬥爭的產物。在今天，一個真實的現實主義者，不能不在現實裏面找出理想來，但更不能不從現實中有黑暗的沉重和我們對黑暗的戰鬥的猛烈來加重理想的斤兩，而這就是一個思想鬥爭問題，需要在個人的內心的鬥爭與成疑中，以自己的靈魂與血肉，拿出理想力來。所以假如證明黑暗的潰滅，就是證明光明的勝利，則一切對黑暗的大胆睜視與暴露，一切對黑暗的無情的襲擊，固然都是對於光明的最有力的真實的工作，但更必須在戰鬥的過程中，有作者的內心的理想和力量的成長。因此，我們要求於文藝的不只是結論，不只是一出路，尤其是那達到勝利的結論和「出路」的戰鬥過程。那過程，證明着歷史的矛盾發展的過程，而在文藝上却必須浸滿着作者的戰鬥的血痕，纔能證明那是真實，而給予出理想與實踐的力量。這樣，在文藝上所謂市儈主義，所謂商人投機式的廉價的光明歌頌，所

謂翻版式的思想名詞的搬弄，和一切沒有現實生命與生活感的所謂哲學，都不能攻擊黑暗，也不能真的抱住光明，而這些也就是在現實鬥爭中所要進行的思想鬥爭的對象。爲了文藝增加對現實的擁抱力，是只有要求作者深入現實的鬥爭而起着內心的思想鬥爭的一條路。

但這過程就在應該負起了應負的歷史任務的智識份子的身上反映着。譬如在今天，現實的情勢不僅要求人猛烈地去攻擊黑暗，也不僅要求人堅信地抱緊着理想，而且更在要求人毫不遲疑地去緊抱着現實上的光明。在今天，對於現實上的光明，需要更大的認識力與擁抱力纔能真的認識與擁抱住，因爲和它並存的黑暗還有強大的力量，同時又要求我們有更高的理想。這就是追逼着智識份子的靈魂，不可不用他們的內心的生命去肉搏的問題了。這一方面是因爲現實矛盾的變化使一切被捲入這變化中的人們都不能不引起內心的總上的深刻的矛盾與變化，而智識份子的矛盾是更複雜多層的，他們原從各方面，各社會層以各種不同的利害與主觀來加入客觀的歷史實踐的，因此，社會上種種的矛盾與利害衝突都要在智識份子的思想矛盾上反映出來，而且社會矛盾鬥爭的劇烈也要在智識份子的思想矛盾鬥爭上反映出那深度或高峯。這就非常需要在思想上有相互的劇烈的批判，從相互批判的思想鬥爭去促進思想上的深入與戰鬥上的一致，同時就促進整個社會思想的深入與現實情勢的進步。這種深入與進步的可能，同時也需要個人的毫不容情的內省，從內省

的自我批判中去掘除舊生活觀念與其根源，使自己能够接受新的社會力，能够澈底地抱住理想與現實的光明。

而在又一方面，智識份子一般地都是更有思想能力的人，他們能夠藉對於歷史的概括與透視而轉移自己的地位加入民衆的戰線，深入的思想鬥爭也便他們接近與深入歷史的真理。在實踐上，這種鬥爭更是智識份子取得戰鬥力量的關鍵。因爲這力量來自在大衆的戰綫上自己崗位的獲得，而在智識份子，大半依靠於他們的認識，但和他們有更大的思想能力的同時，也有更多的東西在蒙蔽和搖亂着他們。

總之，在今天，在智識份子，要他們能夠爲理想與光明而戰鬥，就必須他們有認識力，思想力。這認識力或思想力，一方面來自他們對於歷史的概括與透視，一方面尤其來自他們對於現實鬥爭的黏着，看住與抱緊現實上的在發展生長中的光明，兩腳堅實地踏在人民的戰線上。這就時需要社會的思想鬥爭和個人的自我批評或內省了；而增強對光明的擁抱力是這思想鬥爭的具有歷史性的目的。

增強對光明的擁抱力，在今天，首先還是爲了更澈底地更準確地打擊黑暗。但因此，我就更想起收爲明白的情形，今天還止存在在智識份子以至某些戰鬥的智識份子中的。例如有的人，對於光明雖取着歌頌的態度，然而對於黑暗却非常的懼怕，避開對於現實的鬥爭與血腥的事實，彷彿一接觸到現實的血腥的鬥爭，他的光明就要消滅了似的。很明白，

這類人對光明的擁抱力却是軟弱的，他沒有看到現實的光明的威力正在於它帶着血腥在威逼着黑暗的事上。這類人，在好的場合，不過像歌唱美麗詞句的鳥兒，只要空中掠過一點黑影，或聞到一聲鞭炮，它就嚇得飛走了，在壞的場合，還甚至是幫助了黑暗，只要看他們那麼喜歡指斥真實地在與黑暗戰鬥的人為一悲觀主義。呀，什麼什麼傾向呀的事，就可知道。總之，常常有意無意地以種種方式抵消了人家的戰鬥的力量。

又如有的人，對於光明是抱着保守的，滿足的，懶惰的態度，彷彿光明是無需再增添的了，當然更不會有一點瑕疵了。於是，也就看不到在今天光明還被黑暗籠罩着的威脅，更看不見光明正在對黑暗的鬥爭以及自我批評鬥爭中壯大起來的事實。所以這類人對光明的擁抱力也是不強的。

這兩類人也自然都反對社會的思想鬥爭和自我批評。

但提到從思想鬥爭與自我批評中來增強我們對於光明的擁抱力，在今天更有歷史意義的，還在於針對着有歷史根性的智識份子的另幾種情形。

例如和上舉的兩類情形相反，有一類人是切感着歷史的和現實的黑暗的重壓的，對於黑暗的攻擊是猛烈的，然而看不到歷史上和現實上的光明與人類的力量，或者看到而不承認它是光明，或者承認而覺得它和自己很隔離，很生疏，很不合自己的意。於是，他是虛無的，孤獨的，個人主義的，傲慢而悲觀的，結果依然是黑暗的。這類人，雖是很敏銳，

對於現實常取強烈的反抗與批判的態度，但對於光明的認識與擁抱却顯得非常的軟弱；這是因為他們雖與黑暗敵對，却仍被黑暗拖住，同時和眞實戰鬥的人民又是本質的地隔離或甚至敵對的緣故，結果有的是因為抱不到光明，便對黑暗的威脅與重壓也模糊起來，有的跑到虛無裏去，或甚至終於站回到黑暗裏去，常有到頭來成爲倒行逆施者的例子。

又有一類人，他們自然是渴求光明，要擁抱光明的，但也許他們腦子裏的光明的圖案的確是完整，潔白而無疵的；於是遇到現實上的眞實的光明的時候，他却只看見瑕疵，缺點，不足。有的還據說是萬分熱情的去找光明，而找到的光明却使他「失望」。這類人，不但忘記了光明或「理想鄉」不會在真空裏或雲端上存在，於是光明不但是血肉的，而且還不免帶着污穢的；這類人還甚至不願將光明與黑暗去比較一下，彷彿他們的天責是享受現成的光明，照他們腦子裏的圖案所造成的，一有欠缺，便是人民有虧於他們了。但公平地說起來，光明却不是憑任何人的事先幻想的圖案所能造成的，現在也還沒有現成的光明，它也不是享現成福的人所得享受；因爲光明是必須用帶血帶汗的手，用鬥爭所造成的，它憑着眞實鬥爭的發展而發展；現在還只在生長中，沒有血、汗、鬥爭，就沒有光明，而沒有用過力的參加鬥爭的人，也自然無從理解眞的光明。因此，在眞的戰鬥者看來，在現實的成長的光明中豈會有不潔、缺點、瑕疵而已，還甚至看出含有黑暗的成分，正要求着毫不客氣的自我批評，但這自我批評就正爲的肯定光明，更徹底的打碎黑暗，一切都負在自

己的肩上的。而在帶白手套的先知們或「熱情家」，却顯然和人民站得很遠，自己是不想參加進去的。是不負責的態度，也就無從認識現實。結果他們的「苛責」光明，事實上並不有利於光明。倒有利於黑暗了，他們也就擁抱不到光明。

對於這幾類人，思想上的批評分明是爲了能夠和人民站在更近，能夠真的擁抱到光明。更真實地和黑暗戰鬥。

在今天更有歷史意義的事，是不和黑暗戰鬥便沒有光明，但並非和黑暗戰鬥就一定能夠擁抱到光明，却是爲了澈底地和黑暗戰鬥，進行着種種思想上的鬥爭，自我批評與反省，增強對光明的擁抱力，好党和人民站在一起。這是有很大現實意義的。

雨果的人類愛

微林

一部作品之所以不朽，自然不是一件偶然的續上的事。「悲慘世界」從一八六二年以十種語言出現到現在已經差不多快有一個世紀了。說起來，一世紀間的變化可以多到無窮無盡。極極地說，人類從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繁榮到世紀末的悲哀，經過四年把大半個世界都捲了進去。窮兇極惡的戰爭，出現了社會主義的蘇聯與法西斯蒂的德意，又一次大戰底開始與可以想見的結束，然而除了那六分之一的前蘇聯以外，他所描繪的世界依然存在著，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他所描繪的悲慘的人羣依然在社會底各個角落裏喘息。每天晚上，老波爾依然在那昏淡的街燈下徘徊，蒼白着面孔與三期肺結核以及種種社會的迫害抗鬥；珂賽蒂們哈着凍得紅腫了的小手在打掃清晨的街道，年輕的向華讓們從鄉間棄却了心愛的妻子兒女地走上了自己也覺得不是人走的道路。但是有甚麼辦法呢，他們懶了捨了，不這樣無法活命呵，他們被捉住，被送進監牢，他們在那裏變得殘忍起來，然而他們遇不到善心的米雷哀主教，他們有的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死去，有的活着出來，受着成見的限制，到處碰壁，事實上沒有這種成見也一樣地要倒一輩子靈。這裏那裏，我們遇到了老年時代的向華讓，孤苦伶仃，一生中沒有嘗味過任何式樣的愛，也許連那天真無邪的珂賽蒂底愛對

於他們都是一種超現實的奢望。而戴那地艾夫婦底惡毒，貪心，余凡爾輩底狗臉嘴又何用你到地獄尋呢？你倘若也有和雨果一樣偉大的人類愛，你一定也會壓抑不住胸中的怒火，大聲呼出來：「爲甚麼人們要這樣惡魔似地對待別人？」爲甚麼？爲甚麼人要在世上人爲地製造人間地獄？

這問題我們今天也許已經得到了解答，但在芳汀，珂賽蒂，向華讓們還沒有從這個世界上完全掃除出去以前，我們底眼淚將不斷地爲他們這些動人的故事流溢。因爲這部書教我們懂得了偉大的人類底同情，人類底愛。

現在我可以說，沒有第二本書在我心靈上刻劃了如此深的印記，過去曾有一整年的時日，我一面空着心思，試想用我所知道的最美麗而又最確切的語言把它逐字逐句地翻譯過來，而同時，我底心彷彿在受着長期的錘擊，時常，當我苦行僧似地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擦着眼角殘留的淚，從自己讀起來總算還通順的譯文裏得到細微的一點慰藉，這時候朋友叩門進來，低低地對我訴說了眼前發生的一些慘事，我便閉上眼睛，讓一些動人心魄的情景，那怕你是極其平凡，極其暗淡無光的情景吧，一齊湧上來，我變得非常糊塗，分不清那些是得自書上的，那些又得自朋友的口中。

偉大的藝術就在於它不僅把特殊的事情告訴你，也告訴你一般的事，使你覺得又平常又特殊。

我時常覺得奇怪，並且愛在白天走路的時候問自己：『浪漫主義的手法，現實主義的題材，這是爲了甚麼？』故事底發展也註得奇式得教你不能置信，人物底刻劃也許過份得有點違背人性，然而當你沉浸在裏面的時候你會忘却了故事底牽強之處，你會不經意人物性格上的誇大，你會覺得這展開在你面前的悲慘的世界便是你所生長，呼吸以及你在上面作着種種美麗的夢想的世界，而那些活動在紙面上的人物，除掉一些習俗或者不同外，都還是在我們身邊的世界裏活動着，這又是爲了甚麼呢？，我要用 S. R. 約翰底一句話來回答：『因爲他用了那種爲愛所養育，又養育了的明慧，看見了生命與物質。』確是的，要不是這種偉大的人類愛，他是不會創造出這些永恆的藝術價值的人物與故事來的，爲甚麼當天才在他底別莊與特維爾廬成熟的時候，偏偏選中了這樣一個愁慘的主題來作他天才底洋溢呢？當他同一階層的人都在喜笑作樂，慶幸着財富底無限威力，與法律保護底絕對安全，他却在別莊底靜穆中苦痛地思索着社會上未曾解決的三個大問題——男人因窮困而墮落，婦女因飢饉而遭受摧殘，兒童因肉體與精神的虐待而發育不完全，並統盡腦汁在創造有力的形象來爲他們這三種不幸的人向人類控訴。

『祇要由於法律和習俗，還存在着一種社會的定罪，這違反了文明，人爲地創造了人間地獄，把神聖的命運與人類的劫數錯雜起來；祇要這時代底三大問題——男人因窮困而墮落，婦女因飢饉而遭受摧殘，兒童因肉體與精神的虐待而發育不完全——還沒有得到解

容；祇要在有些地區，社會的窒息仍是可能；換句話說，也就是從引伸了的觀點來說，祇要人間還存在着愚昧與悲愁，像這一類的書，是不會沒有用處的。」

他用這樣簡潔的文章序了他那百萬餘言的巨著「悲慘世界」，那是因為他要把他寫這書的主要意思表白得明白，不讓人們誤會他，的確也是，這本書因了作者知識的廣博，裏面包羅的東西異常繁雜，從宗教到歷史以至比他稍稍早一些時的人物誌，甚至於連巴黎的地理他都試想在有些篇章裏描寫得細微盡致。他在對宗教，歷史以及出現在歷史舞臺上各色小的人物們下着意警詞嚴的批判，並不時地發着看透了一切愚行的喟嘆，但是他底主題是明明白白的，他非常嚴肅地向人們提出了這時代的三大問題——「男人因窮困而墮落，婦女因飢餓而飽受摧殘，兒童因肉體與精神的虐待而發育不完全。他撮醒人們，法律與成見是不公道的，而處處他又以人物們底行動向讀者呼出了這句他始終得不到解答的問題：『爲甚麼我們要這樣惡魔似地對待別人？』」

在本書第一第二部中，他以向華讓，芳汀與珂賽特代表這三種悲慘的人物，並且巧妙地把這三者悲慘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就有鬧命運者，才會互相憐愛。在社會的迫害之下，這憐愛是何等動人呵，雖然有時候這種憐愛又是那麼無力。

向華讓原是誠樸而無辜的老百姓，窮困逼着他去偷一片麵包，不幸被發覺了，於是便被認爲是社會底罪人，被送到大划船上去做苦工。他進大划船的時候，甚麼都不懂得，而

十九年後走出大劫船時，他懂得了憎恨，懂得了一人類社會除掉損害之外，對他簡直沒有做過甚麼別的好事，他也從來沒有看到過它底甚麼，除掉它稱之為正義，擺給那些被它壓倒的人們看的那副氣鼓鼓的尊容。——因此——他逐漸地相信，生命是一場戰爭，他是敗北者。他除却憎惡就沒有別的武器。他決心要在大劫船上來磨利這個武器，並且把它帶出去使用。——在另一章上雨果為向華讓呼籲道：

「一個人落水了！」

那又有甚麼關係呢？船並不等它來。風正號着，那艘黑漆漆的船必須繼續它命定的航程，它駛去了。

那人稍失了，隨後又顯露出來，他潛入水中，又浮到水面，他呼號，他伸出他底雙手，他們沒有聽到他；那在風颺中搖搖欲失的船隻止拉緊了每一根繩索，海員與乘客們都不再看見那沉溺的人了；他底悲慘的腦袋，在這巨浪底傾太無邊中，只不過是一個小點子罷了。

大海是鐵面無情的黑夜，向着它，刑法投擲了它底犧牲品。大海是無量的悲愁。——儘管在有些地方，雨果告別了現實世界，用浪漫主義的幻想來安排故事，比方像那個幾乎是盡善盡美的皮益凡奴王教大人，他以一次宗教意味的贈與拯救了落水的向華讓，使

他在日後也悻反盡凡奴主教本人似的，只爲着別人而生活，以及許多諸如此類的設計，但在有一點上他沒有弄錯，就是人類間一切的罪惡都有着它底社會根源，個人本身是沒有罪過的。他一點不含糊，處處向我們指切這一條原理。當芳汀在爲她底情人——一個無聊的大學生遺棄後，因爲黑漢戴那地艾不斷地拿她寄養在他家的那個私生兒珂賽蒂爲要挾在她身上敲詐，使她賣出賣了她底一切所有以後不得不淪爲土娼時，作者又呼道：

「芳汀底這段歷史是甚麼呢？是社會買進一個奴隸的歷史。
從誰買進了從悲愁。」

從飢餓，從寒冷，從孤獨，從遺棄，從窮困。憂鬱的買賣呵。拿一個靈魂去交換一塊麵包。悲愁把它賣出去，社會就把它接受過來。

耶蘇基督神聖的法律統轄着我們底文明，它可是還沒有浸透它；據說奴隸制度已經從歐羅巴文明中消失了。這是一個錯誤。它依然存在着，可是它現在祇重壓着婦女，並且人們把這叫做賣娼。」

雨果以他偉大的同情，偉大的人類愛創造了詩篇。他沒有看錯呢，這一切，不管男人女人或孩子底墮落都是社會底悲愁——其實說社會制度不是更直截了當嗎？——所造成的。他，雨果不懂這樣抽象地說明了就算元，他還安排了一個又一個的動人的故事來證實這一切。連那樣幼小的珂賽蒂都因爲環境的惡劣，被逼着學會了說謊。沒有溫暖沒有愛的生

活把她造成一個冷冰冰的，沉靜的孩子。然而她依舊那麼天真可愛，這就愈加使你恨了。製造出這些悲慘人羣的舊社會。也許這就是浪漫主義手法的最可取的一點。而雨果之所以能够在浪漫主義的滿潮之後得到如此的收穫，應當全歸功於他底人類愛吧。因為沒有它，他會不去選擇這樣一個不朽的主題，而沒有偉大的主題的話，不管藝術上有如何的創造，才華有如何驚人的閃耀，總還是不會有最偉大的成就的。正如S. R. 約翰所說：「悲慘世界是一本不朽的書，不僅因為它是一個天才底作品，而且因為它底主題是永垂不滅的。」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故事本身來吧。那麼，那個象徵了法律的可疑的密探余凡爾，難道也是這悲慘的社會底產物嗎？社會沒有像逼着芳汀去做娼妓那樣地逼着他去做狗，彷彿一切都是甘心情願，然而他是生根在這個舊社會裏的，並且正因為如此，更顯得這個社會底殘酷。余凡爾追蹤了回華該許多年，曾經有一度幾乎失去了線索，後來突然間又找到了他底獵獲物，這證實了他先前的種種猜疑並沒有落空，於是他內心感到一種無比的喜悅，這時候雨果評道：「人類底感覺中，沒有比這洋洋得意的歡欣更可怕的東西。」

這一刻，余凡爾好比登了天，對他自己底感覺，並不十分瞭然，然而却帶着一種對自身底重要與他底成功的模糊的直感。他，余凡爾，把正義，光明與真理，在它們底天國般的職務上，比擬作罪惡底毀滅者，他被權威，理智，先例，法律的良心，救世的公憤，穹蒼底羣星等組成的無邊無際的深海環繞着，並給養着，他維持秩序，他揮出了法律底雷陣

，他爲社會復仇，他維護着絕對的真理。」可是不久我們就可以看出他是怎樣地在爲社會復仇，而他所維護的絕對真理又是甚麼？他對向華讓與芳汀說：『倒霏的國家，大剗船上囚犯做起官來，婊子也像公主似地伺候着才哩！可是這一切都將改變過，是時候了！』他駭死了芳汀，抓走了向華讓，企圖把一個好人，一個窮苦人們底大同情者再度送到大剗船上去受苦刑，這就是他爲社會做復仇工作！這就是他底絕對真理！

雨果把這些指出來給我們看，告訴我們單靠法律是解決不了這種問題的。正相反，倒是法律往往把好人斷送掉。

那麼，甚麼是雨果自己底解答呢？，在他看來，要用甚麼才可以消掉世間的愚昧與愁。要用甚麼才可以使人們不互相惡魔似地對待？要用甚麼入與人間才可以沒有一你底秘密的願望是我底滅亡，而我底不潔的衷曲是對你的憎恨。『的這種心理。他雖然沒有明說出來，但從這部偉大的藝術作品中，他將各式各樣的調子呼出了三個行方的大字——人類愛。『人類愛將拯救一切。』這是雨果底解答。

私刑、人市、血的賞玩

可 想

良豐有埋婢案，桂林有醫院職員錫死工友案，青年會職員吊打童犯案，廣西省偏僻縣份有埋女教師案，福建南平有虐殺童養媳案，寶雞有鴉片母戮斃稚妓案，恩施有錐刺棒打妻子，撒尿迫獸的虐待案，成都有經理錫死女工案……這些私刑案件，如果大家並非健忘的話，一連串想起來，真要以爲我們今日是生活在「西遊記」的境域中了。

淪陷區的吃人肉案，各地發生的盜竊案，研究起來是要關聯到經濟的原因，今日若是被貧窮逼得無路可走而走險的人，一般社會心理對他們還多多少少有點原諒，因爲真正的吃人魔鬼屹立不動，對「竊肉」的小鬼又何必苛責。但對這些濫施私刑的傢伙，我却真覺得恨根難忍，不活埋人，不踢死人，不錐死人，不戮斃人，自己還是可以好好地活下去呀！本來賂賂過幾本社會科學書的人，就會知道世界上好入與壞人之分，並非輕易的事，而且他決不像「臉譜主義」的舞台所表現的那麼簡單，這世界有滿肚人脂人血的善士，也有滿肚良知良心的叛徒，非有智慧的顯微鏡，甚難鑑別，但對這些濫施私刑者，我們

却可以毫無疑義地斷定這是一羣歷史的渣滓人物，一羣混帳到無以復加的敗類！我們如果得到活埋或戮斃一類慘案暴露時，才奔走駭汗，相驚撲耳，而對於一般非法的逮捕，如韶關一個小小的區長，捕捉記者等，對着一般具體而微的私刑，如警察踢小販，乘客打車夫，丈夫毆妻子，主人鞭婢僕等視若情理之常，我們客觀上已經是私刑的啦啦隊了。

我所知道的中國民間的私刑真多，有些地方捉到深夜走菜園盜菜蔬的人，是把他的腳筋割斷，使這小偷終生成為殘廢；有的地方，捉到通姦的男女是把這兩個人捆在一起，裝入豬籠連同石頭一起沉到河心去；北方的妓館，有所謂「雨打梨花」之刑，把貓放進稚妓的袴褶里，束住袴管，然後鞭打一場，讓貓兒抓破稚妓的遍身皮肉。在一些比較偏僻的區域，有吃仇敵心肝的風俗，湘西特種民族間據說就有這種情形，沈從文還有聲有色地把它寫過小說，幼年時，我也曾親眼看見到了強盜把他的心肝炒熟過酒的慘事。奇怪的是這些慘事，連良善的鄉下人眼里也視為當然。譬如沉「野鴛鴦」，割小賊的腳筋等事，幾乎很少郵落有人挺身反對，這種各自為政的封建傳統，這種毫無法治精神的野蠻作風，我相信在中國還是根深蒂固，試看本篇所列舉的私刑案件，不是還發生在算做文明的都市里嗎？

對於那些將人濫施私刑的惡人，對那些「適當的私刑」仍算合理的庸人，（今天還有不少人認為親手踢打小偷僕役一頓是天公地道的事，我們的法律對這些「適當的私刑」

也似無干涉。）要澈底淘汰，恐怕還得歸結到那一句老話，祇有澈底把中國社會推前一步，才有辦法吧。當雞和蟲在一起，你怎能希望雞不吃蟲，當主人和婢僕，搗母和妓女在一起，你怎能希望前者不壓迫後者呢？

二

偶翻舊籍，發現了唐代長安設有人市，女人是和牛馬同欄販賣的，宋代人市似乎也不衰，名士如蘇東坡，也用愛妾和人家換駿馬，以致愛妾觸柱自殺，這事蹟到今天還昭昭可考，其餘也就概可想見，數千年來，中原人市鼎盛，到了今天，流風餘韻，還是裊裊不絕，前幾天我就看到一位先生拍電報到潮汕一帶去買婢女，據說因為俄殍載道的緣故，婢女的價格大跌云云。

我們的婢女買賣，似乎不及日本的妓女交易，依照范士白的記載，哈爾濱那家人口販賣公司，佈設堂皇，辦事人員整齊地坐在案前，誰如果來「定貨」，付出定銀若干，幾十個幾百個女人一週內就準時運到，這是現代商業組織在人市的具體運用，日本人用最文明的工具去做最野蠻的事，在世界是聞名的，這不過是一個小例子。

我們的婢女買賣，似乎也遠不及摩洛哥的人市之盛，有朋自歐洲來，說他參觀摩洛哥的人市，盛況並不遜於描寫十五、六世紀歐洲社會的電影中的情景。大批原始買賣仕非洲原是盛行的。這也不過是一個例子。

但儘管也不及，西也不及，我們的人市，却自有一番中國風味，這就是小規模的原
 始的交易所。不知道別處怎樣，我們鄉下交易的情形是如此的，先由媒婆（媒婆大都兼營這種人口
 生意）把那個可憐的小姑娘帶上門來，這些準了頭年齡大概都在八歲至十二歲左右，太小
 的不能操，太大的容易跟人私奔，所以選擇那種八歲至十二歲的，也是一種人類生活實
 踐的經驗云云。如果小姑娘的母親跟着來，那就給她一條「紅桌裙」，（是垂在桌前，拜神時用壯觀
 瞻的，上面綉着八仙過海等圖樣），讓她圍着身子才給進來，因為無兒無女的人家，身上
 大抵帶着一股煞氣賤氣，如果不用那條「紅桌裙」沖它一下，是難免沾污了高門大戶的福
 的，這類交易談判，照例不在大廳，祇在入門處準備給客人停轎的一「轎廳」進行，而且總
 是由女主人負責，男主人，就是那班老爺少爺一類人物，祇在交易快成功的時候，出來看
 看丫頭的面孔是否端正，決定一個適當的價錢而已。凡是丫頭有虎的，頭髮黃的，鼻樑
 傷的，眼睛大小的，牙齒歪斜的，價錢總得殺他一下，談判妥當了，就在大廳交銀，這丫
 頭立刻得另改一個名字，春梅、夏蓮、秋菊、冬桂，用一個季令的名字加一種花的名字，
 一以表識其入門的節令，二以表識她是一個丫頭，三以表識她是一朵香氣未泯仍可賣錢的
 花，一舉數得，大家都奉為慣例。

以後怎樣呢？以後當然就開辦那長夜漫漫的奴婢的工作了！另用錢是沒有的，要靠自己在深夜替網店織網（那時每一千個網孔獲酬銅元一枚）或刺繡才能弄到幾個。長大了就高嫁給農民，或替更高價賣給老爺們做侍妾。照鄉中慣例，她個生的兒子得稱呼大娘做母親，她仍舊叫自己出身微賤的親娘的名字，以前我還聽見一位學究搖頭擺腦說這是周禮定下的相傳數千年的習俗，可考與否，恕我沒有工夫去翻檢了。

這類從人市上買來的女子自然是平凡而且卑賤的，所以也就沒有什麼軼聞可以記載。不過我還記得三件在幼時聽來頗饒趣味，而今回味起來却不勝悲哀的事：一是我們家從前養過一個丫頭，買進來以後，她常常偷生米和捉壁上的「鹽蛇」吃，「鹽蛇」據說有消痰之功，但是人們總得等得它被藥材店製成「鹽蛇散」之後，才敢領取，但這位可憐的小丫頭却生吞活吃，據說這習慣是從貧窮的老家帶來的。另是有一次龍王廟前戲台上演出了「一齣悲劇，那夜就有幾家人為家裡的丫頭把彼此的衣襟縫在一起，跳河死掉，這些事當時在鄉間都傳聞一時。但一來那個吃鹽蛇的丫頭後來終於被大戶家的貴氣所染，不再吃鹽蛇了；二來獅缺死掉的也不過是一羣小頭，不久也就風平浪靜，總算不得什麼騷聞，並不像禁屠求雨，捉野鷺鷥」的那類事件更能轟動視聽。此外人間的「一齣悲劇」，「禁屠求雨」，「捉野鷺鷥」的類事，聽說能用了頭的次已經很少了。但總有人用得起的，上面說過的那位大先生不就拍電去定辦了嗎？買人口是否犯法？我沒有翻過「六法全書」，

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丫頭」，一名「養女」，凡是叫做「養女」的，主人就是搖搖擺擺，把牠帶着跑過三關六碼頭，也不會出什麼毛病的。

這也許是最不悲慘的一種人市，因為妓女市場和血肉的人肉（一稱「米肉」）市場，正慘澹地普遍存在着，「登泰山而小天下」，也許有人覺得我寫出來的事象太平凡吧，但我還是忍不住把它寫出來了，因為自己覺得那種「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邏輯十分可怕，依照那種邏輯來推理，祇要世界上還有非洲蠻族，我們中國就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文明國家了。

三

某地來了一個乞丐，面孔黑黝憔悴，鶉衣百結，在額頂筆直地插三柱茄楠香，烟霧在他頭上繚繞，血水在他面部緩慢地下滴，他就靠着這種可憐相跪在路邊乞食，小市民們裂開兩排牙齒，好奇而又富於興趣地圍觀如堵。

這情景使我痛苦極了！人類以他人的痛苦作樂，和戕賊自己的身體求憐的悲劇，正不知要演至何時何日！

心理學上提出的是淫虐心理，實在是人類靈魂中的餘毒，生理學家說出狗抓地氈的事實，說這是動物蠻性的遺留。淫虐狂心理云云，恐怕也和我們屁股上的尻骨相去無幾，是人類原始野性的遺留吧！不幸這些野蠻性却很得到後天的滋養，駸駸乎蔚為風習。所謂淫

虐狂本來是專指對待異性而言，使異性遭受流血以上死亡以下的痛苦，自己便樂得牙癢癢的像王爾德所描寫的一個王娘求愛不遂，便要求國王把自己愛人的腦袋斬來，捧着狂吻；如印度傳說中一個叫做「鳩綠媚」的王子，被熱愛他的王妃挖去眼珠，懸於胸前之類，便是在虐狂發展到極致的例子，這種心理，無限的發展，自然會把虐待天下萬物，都引為奇樂。「裂皮至尻」的剝皮；金聖嘆稱為天下第一慘事的腰斬；「臨其穴，惴惴而慄」的活埋，以至於殺頭盛典，從史藉和現實中，我們都可以見到那令人戰抖恐懼的情景。「圍觀如堵」的這輩最現實也最虛無的觀眾，大概以曠達的鑑賞家和麻木的撲趣者居多；登峯造極的，甚至登台觀斬；這類「盛典」的景况便往古來今一些良善的人為之痛澈肺腑。能為之痛苦的，恐怕也才能瞰視到歷史隙縫里漆黑的悲涼，和感到身上的一份重擔吧！

這種廣義的淫虐狂心理，較諸李漁方絢輩的講究「香蓮」，喜它「瘦如無形」，愛它「柔如無骨」，較諸梁塔超所說的「貴人血肉，以人為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玩好」的異性淫虐狂心理，自然是跨進一步了，跨進這麼一步，更赤裸裸地顯出殘酷的獸性，我相信北京人時代的原人，淫虐狂心理或者還遑乎今日之後。

正像有羅馬鬥獸場的建築者，慢慢地就在鼓勵下產生了鬥士一樣，有淫虐狂，在威迫利誘下，也就有被淫虐狂。在我們鄉下，每當神祇出遊的春秋佳日，照例有幾十條大漢高舉燃燒着的一串猩紅爆竹矯如遊龍地迴旋滾舞，這時候就有人從旁把炸裂着的爆竹挪向

他們赤裸的身上，他們爲表示英勇或者乞求賞錢，不但不避，有時反而側身相向，皮肉炸成了青紫色，還拍着胸脯向人誇示：「瞧，這連就是幾處！」還有那些玩蛇的，背着一個蛇籠，裏面藏着赤練蛇，眼鏡蛇，大蝮蛇，百步蛇，向一家家門口表演，蛇在他們手上屈曲盤旋，伸着如針之舌，要是圍着的人多了，他還格外表演以小蛇穿鼻的絕技，蛇的首尾特別穿他的鼻孔，蛇身則藏在鼻腔中，看他滴着淚水瞪着眼睛痛苦的表情，我就想起上海常有的用一根鐵針，扣住紅腫的鼻樑，拖着一條二三千斤重的鐵索，環繞過市的行腳僧了；我就想起北平常有的吃了碗鹹裸着身躺在白鐵罐的街道上亂滾的乞丐，也就想到一切奴才煞費心機的獻媚的模樣了。

人們在這種空氣中生活得久時，對於馬戲班里的小姑娘拗腰背，大丈夫氣概的男人當街打老婆，痛哭流涕的孝子們的行列，殘廢畸形的人體，慢慢地都學會了一種鑑賞的態度了。豈但如此，前幾年有一班教授老爺還在提倡這種靜觀的鑑賞。惟恐大家溷燥凌厲，不啻大國民的風度呢。

有的小孩子時時踩死一隻螞蟻，也覺憐憫，但長大了也走進那羣麻木鑑賞家的圈內。從這種情形看來，今日滔滔着天下皆是的意識或下意識的淫狂心理，又豈是先天所遺傳的？今日我們如要把一切委諸人性，什麼話也不必說了，科學的方法前以使一株麥長出兩支穗，難道對於人性反竟束手無策？

諸夏有君論

紺弩

某毛頭小伙在「希望」上發表一文：「迷途之羔羊返矣」，反對錢穆教授所提出之古訓：「事君能致其身」云：「然環顧中國，則無一君，欲致其身，亦無可致。」嗟乎，世有色盲者，有見木不見林者，有知三五而不知一十者，此毛頭小伙，不知中國之有君，或亦不足怪歟？姑就君字之最狹義的解釋，爲文以闢之。

夫君者皇帝也，天子也，此物雖爲憲法所或無，却爲我堂堂民國國民之尊腦所固有。而我優秀國民之優秀代表如錢教授諸公，其一心以爲中國有君，則現面盡背，不啻若自其口出焉。錢教授證明過：滿清以前之中國政治皆爲民主政治，準理以推，則民元以來之中國政治皆爲君主政治也無疑，既爲君主政治，當然有君。此其一。馮友蘭教授真元四書中有篇名爲「應帝王」即指示我輩如何去爲帝王所用，若中國無帝王，我輩即深研「應帝王」之術，將以應誰？今馮教授居之不疑地教我輩「應帝王」，帝王者君也，是中國之有君也必矣，此其二。又有陳西滢教授及鄭學稼教授者，十餘年之間，先後指出魯迅在某時期曾爲教育部僉事若干年：袁世凱做皇帝時，他在當僉事，曹錕崩選時，他在當僉事，甚至代表無恥的彭允彝當教育部長時，他也在當僉事。此意當可於陳教授大著「閒話」中覓得

其原文；而鄭教授大著「魯迅正傳」中，則鋪張揚厲，更蘇大觀，于是兩教授誣誣我等曰：魯迅之二重人格，廉恥道喪，蓋已昭然若揭矣，至于魯迅爲帝制賄選之謀主乎？爲無恥部長之私人乎？曾與袁曹彭輩及其攀附者流同流合污，且爲彼等搖旗吶喊乎？此等瑣屑細故，曾貴之兩教授，何暇片刻察其心哉！援兩教授之意：教育部並非民國的政府機關，而是曹張彭等人的私產；魯迅並非在民國的政府機關服務，而是在袁曹彭等人駕下爲臣。夫「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配二夫」，該魯迅不但屢易其主，且所擇之主，又如此其爛污，非二重人格而何？非廉恥道喪而何？魯迅既在袁曹彭等人駕下爲臣，袁曹彭等八當然即民國之君矣。此其三。有某主筆深以漢景帝能殺權臣，錯認爲英明；曾資生教授爲文斥之，謂羅錯非權臣而實智囊。但景帝之英明則因之益顯，因誅權臣易，殺智囊難也。兩公大文都在爲人主設想，絃外之音，尤在諷當世人主誅權臣以安天下或殺智囊以謝天下，當世人主爲誰，雖非我輩貧弱之腦經所得而知；但在兩公尊腦，必然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也。此其四。

且錢教授所唱導之孝的本質，吳又陵，魯諸人早已言之綦詳，非以爲親，實以爲君也。孝爲「先王」統治天下的一至德要道，雖「始于事親」，實「終于事君」，「資于事父以事君則敬同」；「事親孝，則忠可移于君」，「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故「在家庭爲孝子」，斯「在名教爲完人」，「求

忠臣於孝子之門」，古訓非欺我也。且不有讀孝經而退賊者乎？若孝僅以爲親，則賊亦何所畏焉？且通行之孝經註解，非出自唐玄宗之手筆乎？若孝與君無關，則此風流天子何如此不憚煩而一一註之，又何以不註他書而獨註此一經也？親子本有天性之恩，家庭自饒天倫之樂，至情至性，極其自然無所待於沽名釣譽欺人自欺的孝道，孝道講得太過，或反爲離間恩誼，戕害性情之益賊。大舜泣于旻天，其失也矯；文王爲世子，其失也僞；郭巨埋兒，其失也狠；曹娥救父，其失也愚；而一切孝行故事，皆非本有，而爲說教者所「創作」。其失也誣。有孝經而無慈經，有人勸孝而無人勸慈，馮友蘭教授勸人子盡其在我，而不勸人父母，其失也偏。凡此矯僞愚誣偏戕賊人性之孝道，雖非家庭親子之福，而實爲人君所亟需，因君臣之間，離廟之際，本非感情以誼之結合，不能不有對於繁縟矯飾之儀節，君之于臣，本有壓迫關係，人臣之絕對的自我犧牲精神，以爲維繫，而此儀節與精神，非一朝一夕所可養習，必先于家庭親子間多作預備工作，於是孝之說教生焉。是知說教授所「養得疾」，「一拜」歌頌」之孝，實爲忠之別名，忠之演習，專君以前之忠，決非無君之世所須，自錢教授之所以如是苦日婆心，聲嘶力竭，以訓誨青年者，亦正以今日非無君之世也。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夏之無也」，諸夏無君，尙且優越於彼夷狄遠甚，况有君乎？幸生爲有君之諸夏之臣民與子民的我輩，雖欲不飄飄然以自得自喜，自豪也豈不真真乎難哉。

狗春秋

翠明筆

序

近來生活頹唐，文思艱澀，要寫寫不出，已失習作勇氣。乃筆視在前，又思有所塗抹。因仿孔氏「述而不作」之意，撰「狗春秋」。然「春秋」之義，嚴矣！夫豈敢妄擬之哉？亦姑存文獻而已。是爲序。

一、釋名

「狗是一種聰明的動物；牠們明白所有的政治關係……」

（奧戈里：一個哈巴狗的信）

二、優遇

「狗能食人食……」

（孟子）

三、官能

「狗的鼻子是著名的銳敏了，無論地上留有多麼細微的氣味，牠都能追尋到原主。」

四、性格

「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高士奇·細清與人）

五、職司

「晝……夜……置犬……或視前後，或視左右，……」

（潛夫論）

六、意識

「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國語音語解）

七、哲學

「因之而被打時行為是壞的行為；因之而受撫摸或食物的行為是好的行為。」

（史記）

（法朗士：狗狗哲學）

八、心理

「在挨打的時候，他們尖聲哀鳴，逃進狗窩；在被撫弄的時候，則四脚朝天，躺在地上搖尾巴。」

九、行徑
「國狗之疾，無不噬也。」

(契訶夫)

十、下場
「國人逐撲狗，……」

(左傳)

附誌：

本文第八則見高爾基「契訶夫回憶錄」，其中「他」字从「人」，係原文如此，非筆誤也。世有傳「狗春秋」者，其亦樂于索隱歟？

(左傳)

(夏歷甲申臘月中浣纂修)

市容舉例

淵魚

看見報上有一條「街頭小景」的新聞：「在兩路口樂露春門前馬路上，昨天下午四時，一個人力車夫說了一句「軍人我不拉」受到了嚴重的處罰。顧客是一位高個子，穿著黃

呢制服，却沒有帶軍帽，繫皮帶。因為車夫那句話，他生氣了：先將車子推翻，手掌因此掛破了皮，淌着血。他更生氣了，手掌和拳頭對準車夫臉上身上，一次兩次的飛去，還憤憤地說：「爲什麼不拉軍人？簡直太侮辱軍人了！」顧客的一位同伴，也是黃呢制服，戴頂呢帽，他的意思要抓車夫到憲兵隊去。車夫捧着臉呻吟，站着不能動，但是對方並不罷休。高個子又猛地一脚，正中車夫右膝，車夫跌到階沿上再也站不起來……圍觀的人很多，有一個女人輕聲在說：「要打死人嗎？」高個子罵：「說甚麼？有你說的？」兩個警察在旁看了好久，最後才來向顧客說：「請告訴我，這車夫有什麼不對？我們去處罰他。」「好！我告訴你。」高個子指着自已證章大聲地說：「我是×××××的，有什麼事就來找我，證章×××號，記得嘛×××號。」說罷和他同伴自去。」

（卅四年一月廿九日重慶新民報）

「揚長而去」！「奈何不得」！這就是這兩位軍人的氣概。他們打了人，踢了人，警察也無法去干涉，更不必說圍觀而人的「民意」了。你要問他們怎能隨便侵害人身自由嗎？有沒有法律根據嗎？他們有權判決人的過失，有權執行處罰嗎？……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用一句話來答覆。這句話又響亮又威風，要講法律，這就是法律，要講司法，這也就是司法——「我是×××××的，有什麼事就來找我」。意思是說，「你敢碰我嗎？決不會有什麼事，即有了什麼事，也會化成沒有什麼事」。

聽講家華考察司法的海爾密克博士即將返國，他對於我們貴國的司法情形，不知作何感想？要是他想像這位記者先生一樣，在兩路口樂露春門口馬路上看到這幕景象，我想他也不會覺得我們貴國的司法手續已經發覺到最簡捷的地步了。一言不合，馬上構成誹謗大罪；不假思索，便可牽足交加。起訴，辯護，審查，判決，執行……等等，數分鐘內即可全部解決。法官，律師，推事，執事，可由原告一人充任，好像戲劇上的什麼三一律之類：同一地方，同一時間……一般。

迂腐之輩一定會憤憤然想起「人權」等字樣，可是這種論調太歐化了，於國情是顯然不合的。不過，此地乃首善之區，國際觀瞻所系……給洋人看見了難免「諸多未便」，為今之計，只好希望人們於「人力車」一律改裝黃色布蓬，以壯觀瞻之餘，稍稍注意一下這類馬路上的臨時「法庭」，則軍夫幸甚！市容幸甚！

一月廿九日於聽打樓

附記：剛寫了這一段，看報載中央社訊，略謂：「一年來各地增設法院頗多，各級法院業務日增……監務部份擬於各省共增設看守七千五百名。」使我想起來失去的土地也增加頗多，剩下各省居然還要增設看守七千五百名，「業務」自不可謂之不「日增」矣！真是把上面所記的這類意外「業務」也併計在內，進步之速，更屬驚人。

「七千五百名」，差不多有萬把人可以找到職業，在此裁員聲中，總算是
不幸中之大幸了。

九〇

英雄英雄

岑 隱

墨索里尼一下台，我們除了馬上在漫畫裏面看到幾張他的翹着下巴的尊像外，還讀到了一些名文，似乎對於一個魔鬼的末路，不勝其惋惜之情似的，什麼「法西英雄」略，「英雄末路」略，看了真令人起雞皮疙瘩。這班人究竟是否暗中服膺尼采主義大呼「力的政治」的「戰國策」派諸君子的夥伴，不得而知，但一樣的獨具慧眼，當「英雄」事業鼎盛時，談起來語氣間不勝神往；當「英雄」事業失敗時，悼念起來語氣間又不勝惋惜。祇此一端，便可以證明中國人襟懷之博大，可以證明「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便當遺臭萬年」的祖宗遺訓入人之深，更可以證明胡適博士說的中國民族是個祇有斥責而少贊揚的民族這一句話的無稽了。

不知是宗法社會流傳下來的癩毒呢，還是爲了什麼，我們社會上人物的身份似乎是很少變動的，即使他做了壞事，即使他身敗名裂，他自己仍舊以他的身份誇耀於人，而人們也一樣的尊敬着他那不符實的身份。遜位的皇帝仍舊可以在宮苑內讓百官朝拜，帶過一

年牛載兵的人永遠自稱將軍，狂嫖濫飲的人仍不愧為「名士」，在端午節吃五毒以求長生却不幸一命嗚呼的巫醫（十年前武進就出現過一個），人們講起他來仍稱之為神醫，這類人物的身份似在呱呱墜地時已經向上帝註冊了！惟有一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這句話可以解釋此中祕密，中國的士大夫推愛及人，常常算出水的人為曠世賢士，尊鬼鬼做絕代英雄，原來是有所根據的。

至於希墨二魔（也就是希墨二英雄）怎麼犧牲了蘇聯二千萬生靈，怎樣塗炭歐洲大陸，怎樣弄到機械農業發達的德國却去吃馬鈴薯皮，近海的意大利，却吃不到魚肉，這種行徑，那是一英雄一二字範圍以外的事，應毋庸議。

在這樣的文章裏面，即使是斥責吧！在骨子裏我們却看到了頌揚，至於這種心焉嚮往的頌揚，究竟是意識的和下意識的，那就只有評論家，自己知道了。

在遍佈烽烟的日子裏，英雄何處沒有？蘇聯有舉世聞名的一人擊斃德軍三百名以上的女狙擊手巴夫科首科一類英雄，美國有在所羅門作戰時隻手殺了十五個倭寇的亞當斯上尉一類英雄，我們也有無數的壯士和軍，王八妹，王長喜一類英雄。當橫暴掙扎着它最後命運的日子，正是正義的人性大放光輝的時候，英雄的事業自天南以至地北，何處沒有？新英雄主義已經在今日的人類中生長起來了！自有無數的羣衆向它歡呼歌頌，當然這類英雄看起來不像希墨，軍閥，財閥一類人物的聲勢喧赫；有的論客也不會稱之為英雄的。

但新英雄主義之將消滅舊「英雄主義」是勢所必然的，不信，請記一記亞力山大和拿破崙之死，請看看希特勒的病和墨索里尼的收場！

九二

祖宗的遺毒

咱們祖傳的自然科學貧乏得委實可憐，雖然有王陽明這一輩人倡導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但那種「格」法比把戲還神祕，王陽明對着竹子「格」了半天，毫無所得，退而吞服少量砒霜以助思考，弄得肌膚都變了顏色，至今福建某地他的神像的面孔還被染成藍色可為這一軼史作佐證。

真正的科學發達不起來，對於一般的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就祇好穿鑿附會的解釋了！最普遍的慣例是拿神鬼星辰來說明人間的物事，人間有文狀元武狀元，就由於天上有文曲星武曲星，包拯善斷疑獄，就是什麼陰間判官轉世，張之洞能够一連看幾晝夜的書，就是什麼白猿投胎……另一類，是把一切生物現象都拿倫理學來解釋，細腰蜂把小青虫刮到蜂巢裏去，施以麻醉預備給幼虫做食料，詩經裏把它說成一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把兇狠的細腰蜂解釋成仁慈的慈母於求國的好東西了！乳羊因為骨骼構造的特殊關係，擠着吮乳，就把它說成「羊有跪乳之恩」……如這一類的穿鑿附會，在中國，到今天就是走遍窮鄉

僻壤通都大邑，也仍舊可以看見它的勢力之穩固，這是我們祖宗遺傳給我們的一份寶貝遺產。

各個國家都有它的神話和傳奇，但一到文化進步，神話鬼話大都失却信用，轉過來歸入文藝裏供人們鑑賞，但我們不然，不但村夫野老，蠶婦村氓迷信，智識份子尤其迷信，我見過幾位研究電報的人同時研究扶乩，也見過幾個理科學畢業生當父母死亡時就大論風水，這種事情我想不祇我個人碰見，如果有誰對扶乩、風水、上流社會的相理之學，下流社會的鬼怪之談，都一脚踢開的，站出來，讓我讚美你，你是短幾十年科學教育訓練出來的難得的好姑娘，好漢子。

如果迷信而又沾沾樂道：說外國人也有迷信，譬如美國人傷風時相信聞鞋跟的味道就可以治癒，德國某地秋收時，割稻的男女要同在地上打幾滾，才敢動工之類的情形就是，然而借用這些事情來自解自慰，那就太令人可怕，如果我們不去注意他們的阿司匹靈和割麥機，却去引用一些迷信的小事來說明迷信是件好事，這大概又是我們的祖宗的遺毒之一種。

人進化到人的階段，屁股上仍然存着尻骨，可見傳統擺脫之難，我們的祖先是一個迷信的民族，我們果想進步，自非痛除遺毒不可，所以我一聽見什麼地方，有關於獅伯溫「燒餅歌」的什麼歌謠，預料日本什麼時候就要敗亡，或者說某地天上有彗星的星辰，酷似

實應該充滿精力和信心的舉，嘔心嘔血想出來的迷信，不見得對於大尉有分厘毫忽的用途吧！

一語。

豪豬的哲學

紫夫

自己雖也讀過點外國的童話，王爾德童話，伊索寓言之類，但總是讀過即了，印象特深的，却是豪一個用豪豬之世叫做刺蝟，箭豬）來譬譽紳士的寓言，大意記得是這樣的：「一羣豪豬，在冬天裡彼此擠在一起，用大家的體溫來禦寒，但擠近時它們彼此即覺得被刺的疼痛，於是乎又離開，離開了却覺得寒冷，於是又擠近，一擠一離之間，受盡了兩種困難的折磨，終於發見了彼此間應有的適當的間隔，保持這一間隔，就是它們最大的平安。」這寓言的作者據說是以它來諷示人與人間的關係的，使人們得以聚在一處的中庸的距離，就是一禮讓」和「上流的風習」，聽說英國人斥責忘却禮讓和沒有上流的風習的倫敦人時，就常用這句話：「Keep your distance」直譯起來就是一保持你的距離吧！這寓言所以使我發生深刻印象，我起初以為和我在熱帶森林的生活有關係，在熱帶森

林中，每當暴雨過後的黃昏，遠處常常可以見到一隊豪豬奔馳而過，牠們並不像野豬斑豹那樣的惹人注目，原因也許是軀體太少，不能滿足獵人的看饌之需吧！也許因為較張的刺能夠飛射出來，有時能致人於死吧！總之，似乎土人對於捕獵這種小動物沒有多大興趣，倘有捕得的，就用牠們的刺製成鋼筆桿，給寫字間裏的先生鑄綴寫字模，這是一種醜陋疲懶的小動物，在國內動物園也常見到，總是縮成一團，非等到木石棍棒搥撥牠的時候，連輕輕移動也不肯的，但牠們的社會竟足為人類所取法，這寓言不禁使我想起了那熱帶森林中的蠻荒景象了！先前竟不知道，那裏原也是一片法律人情之地。

細細一想，豪豬本身有什麼趣味呢？我對它的印象恐怕還是由於那寓言吧！對了！屢次使我憶起豪豬的一些人事，正是使那醜陋的動物能夠盤據在我腦中的原因，我住過不少的亭子間，屢次看到一些鄰居們在廚房裏談得融洽異常，樣子似乎是金石之交，但有時爲了幾根火柴，一調羹油的通欠，却又常常有些口角之爭，當他們爭吵時我以為這一趟彼此的朋友定然完蛋了！誰知不然，以後仍舊在廚房談得融洽異常，仍舊像是金石之交，也仍舊有些以幾根火柴或一調羹油爲導火線的爭執。我的四代同堂的家也是這樣，一個從外面歸來的兒子或女兒踏入家門時，爲表示情懷，全家人會來抱頭痛哭一場。看起來大有世家禮儀之風，但祇要過了一天，祇要一天！狠毒和嫉妒就開始在彼此之間發酵了！一種到這種情境，我就想起豪豬。

「這一個宣言幾乎把大與人間的關係一語喝破了！我恨豪豬，因為我憎恨那些極力保持自己的優點以造成大與人間的鴻溝的角色，然而更仔細一想，我又為以豪豬自死的人物悲哀了。豪豬像一隻刺不到人也不被人所刺的豪豬的人，在社會上有幾個？喝血鬼們有時喝他，而他也會這樣宣言：『你不侵犯我，我不侵犯你，要末，彼此利用。』看樣子他很像豪豬了，其實他是喝血鬼。屠頭們有時為掩飾自己的懦弱，也會說：『這個社會總是你利用我，我利用你，這這些麻煩是免不了的。』看樣子他也很像一隻豪豬以平等地位置於同類羣中了。實際不然，他並沒有刺，其實他是孱弱的松鼠。這樣一想，我又曉得人類社會之同於豪豬社會者幾希了？」

自從二次世界戰爭以後，英國社會的情形大大變遷了！從前在車廂裏對坐終日不交一言的英國人，現在竟有因信煙點火路邊之緣而結成夫婦的，大與人間的關係似乎慢慢進步了。我們呢？不知道以前專豪豬自許的人究竟還有沒有，但最低限度，我知道非豪豬而冒充豪豬的，數不在少。括了一筆財的傢伙在各個城市的近郊建了一座座什麼什麼舍，安居其中，似乎以豪豬般的與世無爭的姿態處世了！窮愁潦倒的智識份子現在也有不少恬淡起來（其實是閉起眼睛來）「明哲保身」一下了！這類人物都是豪豬的補充者，在豪豬般的社會游弋浮沉，而世人却以為他們是真豪豬，於是，松鼠，豪豬，喝血鬼，組成混合樂隊，雖然複雜多樣，却也有人讚嘆為諧和統一。

我不知道豪豬哲學，超豪豬哲學，什麼時候可以隨過渡期的人類一同成爲陳跡！

放心，不會被唾沫淹死

靈 蚓

聽說去年有幾個劇作家都想把自己的作品叫做「杏花，春雨，江南」，結果是像趙奢所說「兩匹老鼠在空胡同里碰頭，力大的得勝，算又有一個劇作家用了：得勝的那位還有一個作品預告「駿馬，秋風，塞北」，不由得教人想起「笑林廣記」上的「舍弟江南死，家兒塞北亡」的名句。

聽說現在又有幾個劇作家都要把自己的作品叫作「春暖花開」，但目前爲止，算還只有一種叫這名字。雖然沒有「秋涼葉落」的預告。爲什麼一定要叫春暖花開呢？作者們沒有宣佈理由，不得而知；據我的貧弱的腦經想來，無非因爲有一部流行小說——怎麼說呢？姑且名之曰流行小說吧——「春暖花開的時候，銷路還不錯，叫做「春暖花開」，可以使大誤會是那小說的改編，因此而多銷幾張票。「春暖花開的時候」以前，本就有「龍眼花開的時候」之類，說不定以前還有。有人說：第一次說什麼的是天才，第二次同樣說的是笨伯，第三次第四次說的恐怕就很難叫出名字。但是這不要緊，我們的作者，決不會被大誤會是天才，甚至於不會被誤會是笨伯。請想想，連一個書名都必須抄襲的大作家，他

他們的內容還會有絲毫創作的意味麼？

這假借只是因為才能在笨伯以下，倒還可以同情，也究竟不失為老實人。但不是這層一回事，他們的用意是爲了可以多請多騙幾個錢。本事雖然在笨伯以下，更錢的企圖，僅僅這一項就未必不在天才以上，說他們是市儈罷，也不這麼簡單，他們是「真老殘稿薦」之流，多少還帶點流氓氣的，雖然故意把作品寫壞了來破壞別人的信譽的意思，在中觀上未必真有。

但現在書名上想花錢的還不止這一種。一般的現象是把書名硬湊上花，月，愛，女人，性，風流，之類的手法去，或者硬栽上不相干的畫着女性的畫片上去，我與替這樣的作家悲哀，這只是表示對於自己的聲譽和書的內容毫無自信了麼？這不明明是在別那顏色情意味的字或畫爲什麼？而且這不指出自己的前途：不必創作只消在拍紙簿上印上一個理想的書名就行了麼？賺錢之途亦多矣，何必寫作？

還不但創作，連翻譯也這樣。「她」的一生，阿霞「姑娘」，「情之所鍾」，「金戈紅粉」，「愛情愛情」月落「烏啼霜滿天」，「望穿秋水」……沒有一個是原文恰合的，無論什麼作家的作品，一到我們的譯者手里就都會被誤會爲好萊塢的影片。其實一些片名也都是我們的翻譯家的創作，不過那些本來是鴛鴦蝴蝶派的餘孽的片名翻譯家現在却變成「新」文學作者譯者們的祖師了。

有什麼作者譯者，就有什麼讀者，反過來或者也是有什麼讀者才有什麼作者譯者，所以作者譯者們大可放心，至少一時還不會被讀者的唾沫淹死。

抄剪世家

覺甫

與其說桂林文化事業發達，毋寧說抄剪世家的事業發達，查一查報紙廣告中那些所謂「編著」的書籍刊行之多，出版之速，方知言之不謬。

出些「××模範」，「××文選」，「××手冊」，「××必讀」之類，一個書店的小店員幾個月後就變成小老板，一年半載，也許一躍而為「大亨」，於是大展宏圖，這類所謂「智識性」，「學習性」的書籍，更加大批上市了。

可憐的是讀者，希望速成或者學「模範」的讀者，他們急切的求知慾被利用了！他們口袋裏又鹹又皺的小鈔票匯集到大亨們的保險箱裏，變成又光又滑的大鈔票。

一本會國藩家書，「王父母父母」五個字，有些抄襲的竟把「王父母」三字刪去，以為是原文錯誤，連「王父母」三個字也不知道解釋，竟冒充專家「整理國故」，豈不哀哉！一本什麼初中模範作文，把「神往」解釋為「精神不知所往」。一本英文會話，新娘新郎來賓的話完全掉錯（因為編者不過抄剪而已，根本不懂英文。）變成一本英文笑話。然

而這些書大銷特銷，竟然銷到昆明成都，何以故？批評事業被打入冷宮，好的不見有人宣揚，壞的又不見指摘，而初學諸君，又容易歟負就是了。

替書商服務的是一羣無所不能的抄襲世家，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法律人情，旁及物理幾何農事醫藥，他們都會，我曾見有人士幾天就編一本，功夫草率，內容舛謬，尤可收入無雙譜。然而他却做錄以編選名家自居，認真的寫作者窮病潦倒，這類傢伙飛黃騰達，社會是非的混亂有時真令人起雞皮疙瘩。

這事情使我想起了英國動物園的企鵝，企鵝未脫天眞體氣，在動物園裏還是和在野外一樣，聽見食物就吃，如果園子不替牠節制，隨手定亂吃一通直到胃破死掉才已。在這樣混亂的出版市場面前，芸芸學子諸君，其亦與企鵝相彷彿乎？

但我相信這類抄襲世家乘着他的剪刀在出版市作逍遙遊的時候還相當長，因為我們健全出版法和社會嚴正的輿論制裁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真正建立。

數奇

會書

李廣最後一死領兵，爲前將軍。出發時，上官大將軍令與右將軍軍令，走迂道，因爲「上一會說「廣老數奇，毋令當單子」。廣力爭不得，終以失道遲至，得罪致死（史記李

將軍列傳。於是「李廣數奇」，成爲漢代以來的典故。「數奇」翻成現代語就是運氣不好，遇事倒霉。李廣何以數奇呢？「李將軍列傳」上說：「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爲軍射關鞅以戲，專以射爲戲……」當大將軍命他取迂道的時候，竟「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其平日爲人可知。不善交際，不拍馬屁，埋頭自己的工作，專心自己的學問的人，在我們所知道的任何朝代，都全碰釘子，碰得幾回釘子，職上人們的口碑，以後就休想得到好差使，好機會，也就只好成爲遇事倒楣的鈍秀才了。如果李廣不是「上」說他數奇，大將軍不令他取迂道，他何至失道殺至，何由得罪致死？然而人們不說他因爲有人說他數奇，所以致死；反拿他的死而證明他是真數奇。是悠悠之口，不但殺之於生前，並且汚之于身後了。

「列傳」又說，李廣死時，「二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現在這番話已經成爲濫調了。唐人詩：「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似乎爲漢室的自毀于城俯借。然而縱使不死，其於「訥口少言……」在士官面前喜怒形於色何？「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譏諷而諛者淫，我行我素者死，孔子曰：「自取之也！」

入城

老舍

二〇二

有兩個月沒進城了。乍一到城中，就彷彿鄉下的狗來到鬧市那樣，總有點東西碰擊着鼻子——重慶到底有多少人啊，怎麼任何地方都磕頭碰腦的呢？在街上走，我眼暈！

洋車又貴多了，動不動就是一百。我只好走路。可是走路又真不舒服，一來到處是人，擠得彼此都怪難過；二來是穿少了衣裳，怕冷，穿多了又走不動！我的棉褲真好，當我坐下寫作的時候；及至來到城內，牠可就變成了累贅，一走路我便遍體生津！

入城就趕上李可染先生的畫展，運氣真好！我很喜歡他的作品。他本來是西洋畫，近幾年來又努力學習中國畫，於是『溫故知新』，他的國畫就在理法上兼中西之長，而信筆揮來都能左右逢源。看完畫，寫了一篇短記交《新蜀報》刊發表，外行人總想假充內行，此一例也。

文藝界的友人這兩天在城內的很多，大家許久未見，見面特別親熱。可是，在親熱之中，大家似乎都有那麼一二小句要說而又不方便說的話，像：『怎樣，喝一杯去？』或是『到我那裏去吃飯，好不好？』誰都沒有胆重約友人，也不願友人約自己——這年月使人老先想到友人的經濟狀況！記得，六年前初到重慶的時候，無論怎樣窮，大家總還有喝個

的。……，有……也得死！

出……界好像都暫不……，放……無……了！……若……也……，我不曉得……家們還……活……

4

因……在鄉下，城中的……劇……不……着……，進城後……說一……戲……須……資……到一……兩……百……，而是……是……

……無……提……。聽……罷……此……信……，我……劇……份……望……城……裏……也……有……，劇……可……看……了……！……省……得……友……人……提……心……吊……胆……！

……洪……深……，馬……宗……融……，斬……以……三……教……授……都……滿……面……紅……光……，大……家……都……說……：『……教……書……恐……怕……還……是……鬧……生……！』……細……一……看……

，馬……教……的……洋……履……裏……子……已……做……成……十……瘡……百……孔……，洪……教……授……的……中……口……裝……裏……不……是……毛……衣……，不……是……干……毛……的……緊……身……，而……

是……一……件……舊……小……補……襖……書……。

……在……鄉……下……，寂……寞……。在……城……裏……，又……嫌……太……鬧……。城……裏……鄉……下……時……常……來……往……最……好……，可……惜……路……費……與……舟……車……又……不……那……

麼……方……便……。假……若……不……下……點……手……，發……點……財……，有……多……麼……好……！悔……之……晚……矣……！

搭車記

艾蕪

別了熟識的觀音山，別了門前有着小小菜園的家屋，薄暮時候我們一家六個人，趕向桂林北火車站走去，我抱着最小的女孩，走到東江路，他哭起來了，葵便在一家門前的石礮上餵他的奶，恰好新波兄走過，告訴我們明天他一家人也要走，並說因有熟人關係在南站搭車，容易兩有把握。勸我們同他一道，我們一家有四個小孩，其中兩個借不大會走路，到北站去搭車原是沒什麼把握的，聽見這一消息，真是大為歡喜，遂立刻改變計劃，折回福隆街文化生活社去借宿。兩家回全州鄉下的，帶着的小孩比我們的借多，已在文化生活社住過一晚了，我們到後不久，他們又轉了回來，說是擠不上車，等明天再去。一種行路難之苦，現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只是孩子們頂歡喜了，到個新的地方，一切都感到怪有味，眼裏洋溢着驚奇和愉快。正如我在孩提時代，辛亥革命隨着大人逃過一次難，至今借覺得那是一件最難忘的快樂。我的孩子們沒有坐過火車（有的在吃奶的時候坐過，也等於沒有坐過）早就渴念想着坐火車的日子到來，他們想着這次有火車好坐，就歡喜異常，心裏充滿着甜蜜的憧憬。葵在走的前一兩天便說應該給孩子們找着好的座位，使他們第一次坐火車有着最好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就去南站，孩子們看見火車到來，對於那種特異的響聲和樣子似無欣賞的興趣，只是聽車箱滿車頂都是人，便急着要上去坐，艾烽兄臨時在車站遇見的，他立即幫我的，要替孩子們爭找座位，結果沒有擠上，孩子們哭了起來，急得跌足地說：「火車都走了，爲什麼不坐上去呢？」我無法安慰，只好說謊話哄他們道：「這列火車是到別處去的，不是要到我們去的那個地方！」其實我們要到什麼地方，連我自己也有些渺茫。前幾天我們把行李放在去平樂的船上，因人太多，擠不下，才又臨時改搭火車的。第二天來了一列最長的列車，有很漂亮的車廂，人可以雍容不迫地坐在里面喝茶，又有無頂蓬的貨車，人在里面都像貨物一般地擁擠着，更有光板子的車位，上沒頂蓬，側沒板壁，坐在上面的人，不時日晒雨淋，且隨時都有拋落下來之危險。艾烽兄和他同路的人，這次也擠不上，便勇敢地爬上火車頭裝煤屑的車頂。他也要我們爬上去。我爲孩子們着想，只好認輸，不敢嘗試。便叫裹帶着啼哭的孩子，候在月台上，我去找尋車上的熟人，希冀新波兒未來之前，（同時見約的時間過了，以爲他改了期）抓着上車的機會。忽然看見王坪兒來了，正帶着一枝手槍腰圍一圈子彈，雄糾糾地坐在無頂蓬的貨車上。他是拿筆的記者，平日在桂林街上我們碰見時是客客氣氣打招呼的。我使爬到他身邊去問他可不可以許我的孩子上去坐。他鄭重地說不好坐，這是廣西銀行專門運紙幣的，如今是機關第一老百姓第二的時代，我極同意他的說話。何況擠跟紙票一道坐，也有瓜田李下之嫌。以避忌爲妙。但

他究竟是熟人，卻又和言說地埋怨：「你爲什麼不在北站來搭車？這裏你一上來他別的人也跟着上來，那……」話未說完，回頭一看，果然已經有人在學我的樣在爬車子了。王坪兄便大聲叫起：「我看出老百姓也並不傻，在某種時候，也不放棄機會，爭他應有的權利的，所以也敢言厲色的反抗，說出你坐得爲什麼我坐不得的話來。於是車里便有人提出有別的主張，向王坪兄叫道：『拿出車來嘛！』這彷彿在前綫戰爭得着後邊參謀部的最好的計劃，立刻打不勝仗，擊退了敵人。我自己却儼然爬在車上，一方面硬恃熟人關係，一方面見車內人不多，想到最後的通融，便再待着囓下去，（這時我想起不免有些臉紅，人在困難的地步，爲什麼總有些厚顏。）王坪兄也有些活動了，便向側邊一個人商量，那人介紹地說：『這是又燕先生，這是馬先生。』這位馬先生王坪兄以爲不會見過面的，其實他們在復興圖書公司經趙家濤兄介紹過，而且當時借書跟人世間幫忙投稿，後來就答應他壁兒跟人世間第二期寫稿的。馬先生大約很疲倦，並未掉過臉來，只冷冷地說：『不行，我們要睡覺的！』原來空的位置是預備來睡覺的，這顯然不好商量了，而且我想假使有一個人因我和孩子們佔了地方而不能睡覺，以至發生了身體上的不測，那我們就太對不住人了。於是我也只好誠懇地爬下車去。

把找不到上車的消息，告訴我和孩子們，他們失望的臉色，使我極爲難過。恰好月台上碰見趙家壁兒，他因一走彙拿，捨不上車，並叫板車把行李拖到一塘去，他說那星來種

林的車位不很，極容易搭，我心動了，立刻說道：「我也去二塘」。他說板車很貴，要一千一架。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說：「我叫一架吧，一千元就一千元」。後來他說：「到二塘今天不一定能搭着，怕借要在二塘進旅館，而且人皆要坐黃包車，又不知要花多少錢，我這才覺得冷下來了。」

這時同鄉文森兄來了，他同我搭上車沒有，我把我的愁眉苦臉的家人指跟他看看。我問新波寧可有他說來了，可是沒了，土不了單。他到底活動些，立刻在火車上找着他過去在漢口中學教過的學生。這三四個年青人，坐在沒有頂蓬沒有板壁的光板車上；已經擠得沒有地了，却仍十分高興地騰出地位來，讓我們一家六個人擠了上去，袁洪鐸君一路親切的招呼，使我永遠不會忘記。黃少梅女士則時時愛護着小孩，第二個男孩在她逗引之下，在道蘇聯的途中借歡歡喜喜地唱起歌來。我想孩子們將來如果借記得這次逃難的經驗，一定有着一些好印象吧。

鄉景小拾

周田

一、蒼蠅和獺皮狗

我住在離重慶市十五里外的一個小鎮上，一般的小鎮都是由一條直街來貫通鎮的南北或東西兩端的。這個小鎮也是。街上約有五、六十家店舖，房屋還整齊，只是蒼蠅和獺皮狗太多了。蒼蠅們到處嗡嗡轟轟地唱着快樂的歌，追着人和一切有些溫暖的東西飛撞。獺皮狗們則東嗅嗅西聞聞，拌着人們的腿，桌椅底下鑽來鑽去。這樣的地方，有潔癖的外國人是住不來的。但鎮上的人們似乎都沒有潔癖，和蒼蠅們，獺皮狗們一起生活得極融洽。我雖然感染了一些「洋化」，可是實在很少辨別。因為，第一，我不能打獺皮狗，獺皮狗們都是有主人豢養着的，不能隨便惹惱。在我們這裏，有一種「禮貌」，叫做「打狗看主面」。你打了狗，你打的是狗，但是狗的主主人却常認為是打了主人，侮辱了主人。要把這些事情分辨得清清楚楚是很困難的。有的時候，你越分辨，在狗主人的一「邏輯」上正越足以證明你是存心侮辱主人了。這種糾葛多次發生之後，人道和狗道的界說就逐漸模糊起來，再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禮貌，變成：看在主人面上，狗是打不得的了。其次，對於蒼蠅，那問題就更複雜，麻煩。蒼蠅雖然沒有主人，但如果我去跟他們說：「來呀！大家

「起來驅除蒼蠅呀！」那末，大致我所得到的只會是上，中，下三等老鄉們一致的白眼；「哈子大事，你大驚小怪！」他們寧可叉着兩手坐在櫃台里，默然看着蒼蠅們打架，繁殖蠅子，蠅孫；或者弓着腿，擠在茶館里打那不算賭具的「骰牌」。却從來沒有想到過有這麼一件驅除蒼蠅的事情。沒有辦法，我只好潔身自好，「割雞一方」了。自然，這也絕不免不了勸議的。

例如，我家右鄰的那位肥胖的X長太太，就是這樣，每當我空下來，搗蒼蠅的時候，她就斜着一雙小眼睛，表示不以為然，「蒼蠅好像是你的對頭冤家，你還是老半天打蒼蠅。哈子不打打麻將呀！」「打麻將」才是正經事。打着蠅，大好光陰居然用來「打蒼蠅」，這是可怪的，我的鄰居們都是這樣想的。

三、牌坊

除了蒼蠅和獾皮狗之外，鄉間真寧靜得很。山，水，田，茅屋，都是寧靜的。甚而至于鄉間的人，也是寧靜的。然而，所有這些寧靜的事物之中，却又要推鎮口上那些座「節孝」牌坊，最擾寧靜了。

節孝牌坊們都聚在一起，一排排站得很熱鬧。數一數，有八座之多，巍然顯赫，看實要比抗戰後建立的那些「陣亡將士紀念碑」壯觀多了。

這些龐然大物，除了送到趕場的日子，有許多鄉人從它們下面走過，或者坐在下面看

覺上休息外，平時長年到頭，總是在風霜雨雪之中，烈日炎陽之下過着寂寞的日子的。

牌坊可分二類。一類又高又大，約摸有三丈高，二丈寬的樣子。全部都是用巨大的石柱和石碑架成的。石碑上刻着「霜節冰心」，「貞風」，「亮節」之類的文字。石柱上則彫着人物花卉或鏤着頌揚「國風」的聯語。普通都有三、四層，頂層中央是一個影着「龍」的花邊的方框，方框里面是「聖旨」二字，這是頂觸目的。中間一層是「節孝」兩個大字，和一連串的官銜，這大概是一些保奏的官員的名字。最底下的一層，才是這節婦和建立這些牌坊的她的兒子們的名字。但實在說來，這些節婦自己的閨名却是找不到的，有的不過只是監生×××之妻某氏「這幾個字。這些節婦們守了一世的寡，死後被社會揚揚的，和出風頭的，還是她的短命丈夫和兒子們。這類牌坊大多是在「大清」道光，光緒，或宣統年間建立的。在淒風冷雨中已靜靜地站了幾十年了。

另外的一種，則和前面那一種比較起來，大為相形見絀。只是一塊大約八、九尺寬四、五尺的長方形石碑，上面刻着：

「奉

大總統令褒揚處士×××之妻某氏」碑的正中上端，也彫着一個方框，方框四邊也彫着「龍」的花邊，方框里面是「節孝」二字。也有時把「節孝」二字放在旁邊，樣子則刻着「大總統令」四個字，這和「聖旨」兩個字的意思恰恰對準。下面是立碑的子孫姓名。

字。這類石碑共計三塊，建立的年月，一塊是中華民國十年，一塊是中華民國十四年，還有一塊是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

三、墳

鄉間的寧寂，尤其表現在壘壘的荒塚之間。正像人間的房屋一樣，標着「××別墅」，「××廬」，什麼「小築」的爲數很多，大多數都是些無法標出名目的建築。在墳山之中，也有一些顯赫特出的作品。在距我的住處約摸有二里遠的地方，就有一座很爲可觀的「關」墳。坟前有廳，廳中間有石桌石凳，專供祭祀之用。坟正面中央直豎一碑，上面筆敬筆恭地刻着一篇顏體的墓志，讀後覺得有些意思，特爲抄在下面：

「先考諱××字××，四川××人也。幼穎慧，長益嗜學，值科舉停，入校又非素願。乃專重國術，經史子集，罔不精研。故其爲文，詞意深厚，筆力宏闊，駸駸乎神與古會矣。詎因用心太過，一病不起，天之忌才，抑何忍且酷耶！先生子光緒庚子，歿于民國壬戌，時年二十又三，生國×，現賴大父母及母氏氏教養，則其克意父志云」。

下面署着建立的日子是「民國十八年歲次己巳嘉平月」

屈指一算，建立這塊墓志的時候，這位「克竟父志」的國×先生，光緒還不過拾歲左右，這篇「駸駸乎神與古會矣」的墓志，大致是出于一位追懷科舉的老先生手筆也。計未

必是老先生，倒是一位天才的遺少之手的。這些遺老遺少們，自己發發「思古之幽情」不
够，還來弄這個玩意兒，向別人宣傳；向別人宣傳之不够，還要醜斷那位可憐的不滿十歲
的遺少的意志，真是非要把他「克竟父志」不可，把遺老遺少們自己的再也無法實現了的遺
志，硬填到這位可憐的孩子的腦子里去，刻到石碑上去。算來，現在這位子遺也該二十多
歲了，我不知道在這十幾年當中是否一直堅持着（？）不願意進「學校」？

望着這塊一塊石碑，我爲遺老遺少們感到永遠的沒落的悲哀，然而，我更爲這些青年
人感到生之遺棄的冷酷。

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悼振黃

葛翠

當給兩敵人一度撲進獨山的時候，引起這留在六寨的許多朋友，我們是怎樣的焦灼與不安啊！但有一位朋友忽然從貴陽來信，說是沈振黃死了，十一月二十五號那天，離獨山十五公里地方，他從汽車頂上翻下，不幸死了！信是這樣簡單，口氣却是那樣的肯定，似乎沒有懷疑的餘地，但我們還是想，也許是一時跌傷昏厥，也許根本就不是他。一個人的死，是這樣容易的嗎？

他年輕，充滿着生命的活力，他是一個美術家，由于戰爭的需要，他決心在四戰區和家槐幾位埋下頭來，以一個軍人的清苦待遇，他幾乎担起超體力的重担，妻子兒女，柴米油鹽……然而幾年以來，却沒有看見他為着生活向朋友們皺一皺眉頭，相反，他在那里活得更堅強，更純樸，更靦腆。靦腆的戰鬥，使他更年輕，也更充滿着生命的活力。記得從桂林逃難出來，有一位朋友在路上說：「像我們這樣的人，活，固然困難；然而要我們死，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我想這話如果有幾分真實，死在振黃，應該更沒有那麼容易了。然而又一位朋友從六寨來了，他不僅證實這個不幸的消息，而且還詳細地告訴我們關於他慘死的情形，尤其是當他入葬時候，他坟上的泥土還沒有肥攏，他的太太竟就

在那生出了他們三個孩子，聽着這里，我的心疑團了。

由于他的死，在我沉重的心理，起先似乎得出這麼一種感想，就是說，做人似乎不能太真，太良善，大凡吃虧倒霉，所說背時的人，以至像他這樣默默地死去的人，都是由于他太良善，太不知道替自己打算的緣故。要不然，以他的才力，以他知份子所給的一般聰明，他不是沒有資本啊，而且多少人勸過他離開長官部，他的該丟開那份糧米軍糧，像丟去一隻破鞋似的，和別人一樣地去鑽，去跳，去翻，去滾，也許幾年一來，他就該黃的名字，早就膾炙人口了，至少，他也應該過得相當舒適，溫暖，安定下來了。也



不至于落在所有逃難人的背後，才拖着妻子兒女開始逃起難來，死在兵荒馬亂的路上，讓太太把孩子生在他的墓前。可不是，單就這一次逃難，從柳州到六寨，以他一個人的力量，救出了多少人的生命財產，柳州出來的時候，我們是同一列車，他是這列疏散車上的押車之一，當時車在城站停上三天開不出，他正到處找人，凡是他的朋友或是見過一

面半面，每對作家書商，演劇隊員以及其他男女老幼，一海都拉上了他的車，最後連他自己的處也沒有了，他竟拉住一條繩子在鐵篷車邊上吊了幾天幾夜，不知他的人也還以為他在拖黃魚，話該受罪。當他在德勝站上偶然這樣告訴我們的時候，他却滿不在乎地大笑起來。那時，他已經幾夜沒有閉眼，眼白通紅，聲音沙啞，然而他還是這樣那樣地招顧我們，硬要在滿地是人的站上，給我們每個地方伸伸腳，他愛惜朋友，甚至比愛惜他自己。在這次逃難路上，多少人顯得那麼窄狹，自私，冷酷，無情，幸災樂禍，專想以別人的不幸，來安慰自己的遭難；總之，你是不能比他順利一分，譬如多睡一覺或是多吃一頓，他就會恨你，報復你，甚至想法破壞你，這是怎樣一種可怕的心理啊！似乎尤其普遍在我們知識階級。然而他，却由衷地到處給人伸出援手，譬如我們車在六甲停下的時候，因為前面就要爬山過，他又急着替別人把車頂的行李搬下，想法吊在車邊和車底板下，爲了這許多七七八八的，在一些人看來完全是傻瓜做的事情，終于害得他自己過了車。當時一種難卸的責任，迫得他徒步追趕，經過三天兩夜的險惡山路，他到了南村，但從此，我們便分路了，想不到這次分開，竟成了淒慘的永訣！可是後來到貴陽重慶的朋友們，聽說都是由於他的幫助才能通過黔桂交界的六寨地方，那時長官派他負責那里的汽車檢查站，因此許多被扣的車輛，和許多擠在那裏飛不走的難友，都由他想法通行出來了，然而也由於這樣，一些人却以爲他不知攪到了多少油水，於是不久，硬把他這門「肥缺」去掉了。我

想他那個時候，又不免要大哭一次吧？總之，在這死患難的時候，諸如此類的事實，反映在他一個人身上都不是偶然的，也決不是勉強的，也更不是那些一手提秤一手捏着算盤，企圖降些春風收點夏雨的商人販客……

他是坦白，真誠。在這生死患難的時候，他的靈魂是值得怎樣的可貴與尊敬啊！然而他，也決不是一味爲善而沒有角度的人，他也正不滿與痛惡這他所不滿與痛惡的東西，特別經過這一次混亂的逃難，這些東西正明鏡似的照在我們前面，寒天冷水，正點滴在我們每個流亡人的心頭，爲什麼抗到了第九個年頭，我們這些地方的人民還要淒淒惶惶喪家狗似的逃難？而在這不遠千里的逃難路上，敵人竟是那樣地暢所欲言，豬婆擱糞坑似的逼得你去頭無路，家破人亡，恨恨死去？爲什麼？爲什麼？顯然，由於這種歷史的慘痛教訓，他的死，已經不是其他一切理由所可解釋的了，所以與其說他在兵荒馬亂的逃難路上跌死，倒不如說他是被一種瘋狂的毒氣炙死，被一種混濁、困頓，而霉爛的空氣窒死，我有一天夜里，忽然夢見他的棺材從泥土里飛起，當時我害怕極了，我戰慄，終於醒了，我望着黑沉沉的夜，想：這是什麼意思呀？不知道，夢里的事情往往是什麼意思的。然而我今天寫到這里，却不期而然又突然想起這個夢，但是我並沒有害怕，也沒有戰慄，我凝望着黑夜的窗外，想要這樣告訴他：「朋友，安息你的吧！歷史決不會重演，也，決不許可重演的！」

藝文志徵求訂戶啓事

本社爲充實基礎，減低成本，使本志不受物價波動之過份影響，能按期進時出版起見，特徵求訂戶壹份。敬希愛護本志的讀者，踴躍訂閱：（凡學校團體，聯合五人以上，訂閱者另訂有贈閱辦法。）並望廣爲介紹，爲荷！此啓。

優待辦法

- 一、本志全年訂費（連郵費）國幣陸百元，半年叁百伍拾元。優待基本訂戶，特價全年伍百元，半年叁百元。
 - 二、凡介紹訂戶（或聯合訂閱）全五十份者，特贈閱本人全年壹份；凡介紹訂戶（或聯合訂閱）半五十份者，特贈閱本人半年壹份；凡介紹訂戶（或聯合訂閱）半五十份者，特贈閱本人三期。
 - 三、基本訂戶續訂本刊時，特贈閱本人九折優待。
 - 四、基本訂戶購買本社出版叢書時，一律以八折優待。
- 訂閱處：重慶民權路新生市場文化供應社。

逕啓者，今由

匯上國幣

訂閱「藝文志」

年

份，請即掣給訂單，並自

期起

元

，儘先寄發爲荷！此致

文化供應社
藝文志發行部

訂閱者：

民新公司

經營日用百貨

搜羅各地名產

地址：民權路廣場特19號

電話：四二四七八號

老稻香村

糖餅 細名 價物 燴人

果乾 點酒 廉美 炙口

地址：民權路二十九號

七月新叢之一

飢餓的郭素娥

長篇、路翎作

一七〇元

七月新叢之二

東平短篇小說集

東平作

一三〇元

七月新叢之三

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

批評論文集 胡風作

二一〇元

七月新叢之四

青春的祝福

短篇集 路翎作 即出

南天出版社出版

文化供應社經售

七月詩叢

S M：無弦琴

孫 鈿：旗

鄒荻帆：意志的賭徒

冀 方：躍動的夜

綠 原：童話

魯 黎：醒來的時候

田 間：給戰鬥者

天 藍：預言

桂 谷：泥土的夢

艾 青：北方

棘源草

胡風作 雜文集 一三〇元

局 綢 緞 呢 絨
 綢 緞 呢 絨
 國 產 布 疋
 應 市 衣 料
 老 大 綸 綢 緞
 中 西 時 裝

地址：五四路十四號

利 麥
 點 美 奶 牛
 糕 蛋 大 慶 喜 製 精
 餅 糖 西 麵 自 食 罐 土 國 搜
 乾 果 點 包 製 品 頭 產 內 羅

(貨 百 營 業)

號三特路容鄰：址地

130

二〇元

新 光 合 記 館 書 印

承 印

名 片 表 冊

商 標 書 刊

文 件 證 券

精 美 迅 速

地 址 重慶儲奇行街31號

藝 文 志

第 二 期 刊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三 月 出 版

編 輯 人 紺 弩

發 行 人 郭 曙 南

總 經 售 文 化 供 應 社

重慶民權路新生市場

印 刷 者 新 村 印 刷 廠

重慶江北香國寺

本 期 定 價 每 冊 八 十 元 正

預 半 年 六 冊 連 郵 費 三 百 五 十 元 正

定 全 年 十 二 冊 連 郵 費 六 百 元 正

黃運廷 泰裕綢緞公司 國泰民安

介福綢緞公司

國產綢布 高尚

呢絨 大衣 絨

元 廉價推銷

歡迎選購

地址：重慶民權路特24號

泰裕銀行

為大眾服務之銀行

取費低廉

匯兌迅速

服務誠篤

手續簡便

——全國各地均可通匯——

總行：重慶民權路七十八號
分行：重慶民權路四十二號
分行：重慶老河口